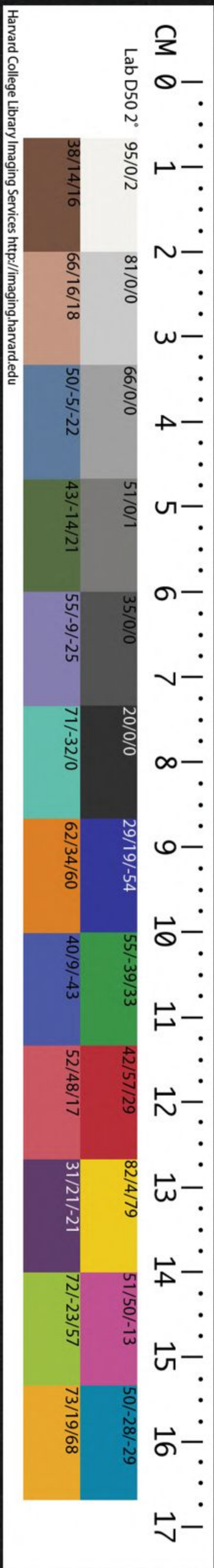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JUN 12 1933

T2555 /4165.72



後漢書卷之六十上

蘇竟楊厚列傳第二十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蘇竟字伯況扶風平陵人也平帝世竟以明易為博

士講書祭酒

上莽置六經祭酒秩上卿每經各一人竟為講尚書祭酒

善圖緯能

通百家之言王莽時劉歆等共典校書

○劉歆曰案文劉歆上少

一與字

拜代郡中尉

○劉歆曰案郡無中尉當作都

時匈奴擾亂北邊

多懼其禍竟終完輯一郡光武即位就拜代郡太守

使固塞以拒匈奴建武五年冬盧芳略得北邊諸部

帝使偏將軍隨弟屯代郡

隨姓弟名也弟音悌

竟病篤以兵屬

弟請京師謝罪拜侍中數月以病免初延岑護軍鄧

仲况擁兵據南陽陰縣為寇陰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襄州穀城縣界北

而劉歆兄子龔為其謀主臣賢案前書及三輔決錄並云向曾孫今言歆兄子

則不竟時在南陽與龔書曉之曰君執事無急執事猶言

左右也敬前人故呼其走昔以摩研編削之才走謂馳走

之人謙稱也猶司馬遷與任少卿書云牛馬走之類也說文曰編次也削謂簡也一日削書刀也研音午

見與國師公從事出入校定秘書劉歆為王莽國師公也竊自

依依未由自遠蓋聞君子愍同類而傷不遇人無智

愚莫不先避害然後求利先定志然後求名昔智果

見智伯窮兵必亡故變名遠逝智果智伯臣也逝去也戰國策曰智伯與

韓魏共圍趙智伯之臣智果說智伯曰韓魏二君色動而喜必背君矣不如殺之智伯曰晉陽且暮將殺

之而饗其利乃有它心不可子勿復言智果見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為輔氏遂去不見其後韓魏乃反殺

智伯三分其地果或作過陳平知項王為天所棄故歸心高祖皆

智之至也陳平初事項羽後知羽必敗聞君前權時

屈節北面延牙延岑字牙屈節謂臣事也乃後覺悟棲遲養德爾

曰棲遲息偃也言後息偃養德不復先世數子又何

以加謂智果君處陰中土多賢士若以須臾之間研

考異同揆之圖書測之人事則得大利害可陳於日

何自負畔亂之困不移守惡之名乎與君子之道何其反也世之俗儒末學醒醉不分而稽論當世疑誤視聽或謂天下迭興未知誰是稱兵據土可圖非冀或曰聖王未啟宜觀時變倚彊附大顧望自守二者之論豈其然乎夫孔丘秘經為漢赤制秘經幽秘之經即緯書也赤制解見包藏也言緯書玄秘藏於幽室文雖微隱玄包幽室文隱事明包藏也言緯書玄秘藏於幽室文雖微隱事甚明唐堯劉累之後以火德日火德承堯雖昧必亮昧暗也亮明也言漢承堯積世之祚握無窮之符王雖遭三齊篡奪一時暗昧今光武中興必盛明也承積世之祚握無窮之符王氏雖乘間偷篡而終嬰大戮支分體解宗氏居族

非其効歟

王莽傳曰校尉公賓就斬莽首軍人各受莽身支節肌肉鬻分三輔舊事曰醫切于

皇天所以眷顧踟躕憂漢子孫者也踟躕猶裴回也論者

若不本之於天參之於理猥以師曠雜事輕自眩惑

說士作書亂夫大道焉可信哉師曠雜事雜占之書也前書曰陰陽書一

六家有師曠八篇也諸儒或曰今五星失晷天時謬錯五星謂

星南方熒惑星西方太白星北方辰星中央鎮星失晷失於常度辰星久而不効謂出入

失度也太白出入過度熒惑進退見態鎮星繞帶天

街歲星不舍氏房前書曰昴畢間為天街氏房東方之宿歲星歲舍一次當次舍於氏

房今不合之以為諸如此占歸之國家蓋災不徒設

後漢書
卷六十一上

皆應之分野各有所主夫房心即宋之分東海是也

前書天文志曰房尾為燕分漁陽是也前書天文志曰寅為尾箕

燕之分也東海董憲迷惑未降漁陽彭寵逆亂擁兵王赫

斯怒命將並征故熒惑應此憲寵受殃太白辰星自

亡新之末失行算度以至於今或守東井或沒羽林

東井南方之宿天官書曰北宮虛危或裴回藩屏或

躑躅帝宮帝宮北辰也藩屏兩旁之星也裴回謂縈繞淹留躑躅謂上下不去也或經

天反明或潛藏久沈或衰微闇昧或煌煌北南或盈

縮成鉤或偃蹇不禁盈縮猶進退曲如鉤形也偃蹇高而明大無禁制皆大

積塵妄說傳相壞誤由此論之天文安得遵度哉乃

者五月甲申天有白虹自子加午廣可十丈長可萬

丈正臨倚彌倚彌即黎丘秦豐之都也蓋秦豐黎丘一名倚彌也

是時月入于畢畢為天網畢西方宿也王網羅無道之君

故武王將伐紂上祭于畢求助天也史記口周武王即位九年上祭

于畢東觀兵夫仲夏甲申為八魁曆法春三月巳巳

于孟津也八魁上帝開塞之將也主

壬辰秋三月巳亥丁未冬帝開塞之將也主

退惡攘逆流星狀似蚩尤旗或曰營頭或曰天槍出

蘇竟傳 四

奎而西北行至延牙營上散為數百而滅奎為毒螫

主庫兵春秋合誠圖曰奎主武庫之兵也此二變郡中及延牙士眾

所共見也是故延牙遂之武當今均州縣也託言發兵實

避其殃今年比卦部歲坤主立冬坎主冬至水性滅

火南方之兵受歲禍也比卦坤下坎上坎為水也德在中宮刑在

木木勝土刑制德今年兵事畢已中國安寧之効也

五七之家三十五姓彭秦延氏不得豫焉春秋運斗經曰五七

三十五人皆共一德如何怪惑依而恃之葛纒之詩求福不回

其若是乎詩大雅口莫莫葛纒施十條枚澄弟君子求福不回注云葛延曼干木之枝而茂盛

禁忌披露肝膽書不擇言伏鎔隄鏤死不敢恨謹詣

闕奉章伏待重誅書奏帝復使對尚書使就尚書更對也額

對曰臣聞明王聖主好聞其過忠臣孝子言無隱情

臣備生人倫視聽之類而稟性愚戆不識忌諱故出

死忘命懇懇重言重再也誠欲陛下修乾坤之德開日

月之明披圖籍案經典覽帝王之務識先後之政如

有闕遺退而自攻本文武之業擬堯舜之道攘災延

慶號令天下此誠臣顛區區之願夙夜夢寐盡心所

計謹條序前章暢其旨趣謂前詣闕所上章也條便宜七事具

如狀對

一事陵園至重聖神攸馮而災火炎赫迫近寢殿竟
 而有靈猶將驚動尋宮殿官府近始永平歲時未積
 便更修造又西苑之設禽畜是處離房別觀本不當
 居而皆務精土木營建無已消功單賄巨億為計易
 內傳曰人君奢侈多飾宮室其時旱其災火是故魯
 僖遭旱修政自勅下鍾鼓之縣休善治之官

春秋考異記曰

僖公三年春夏不雨于是僖公憂閔玄服避舍釋更
 舊之府罷軍寇之誅去苛刻峻文慘毒之教所蠲浮
 令四十五事曰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
 何罪不敢煩人請命願撫萬人害以身塞無狀禱已

章傳於世年七十卒于家

楊厚字仲桓廣漢新都人也祖父春卿善圖讖學為

公孫述將漢兵平蜀春卿自殺臨命戒子統曰吾縶

縶中說文曰縶厚縶也縶音提有先祖所傳秘記為漢家用爾其

修之統感父遺言服闋辭家從犍為周循學習先法

又就同郡鄭伯山受河洛書及天文推步之術益都耆舊

傳曰統字仲通曾祖父仲續舉河東方正拜祁令其
 有德惠人為立祠樂益部風俗因留家新都代修儒

學以夏侯尚書相傳建初中為彭城令一州大旱統推陰陽消

伏縣界蒙澤太守宗湛使統為郡求雨亦即降澍

秘書曰統在縣休徵時序風雨得自是朝廷災異多節嘉禾生於寺舍人庶稱神也

以訪之統作家法章句及內讖二卷解說位至光祿

大夫為國三老年九十卒統生厚厚母初與前妻子

博不相安厚年九歲思令和親乃託疾不言不食母

知其旨懼然改意懼音九具反恩養加篤博後至光祿大

夫厚少學統業精力思述初安帝永初二年太白入

北斗洛陽大水續漢志曰時正月己亥太白入北斗中以為貴相凶也又京師及郡國

一兩水鄧時統為侍中厚隨在京師朝廷以問統

對年老耳目不明子厚曉讀圖書粗識其意鄧太

后使中常侍承制問之厚對以為諸王子多在京師

容有非常宜亟發遣各還本國亟音紀力反太后從之星

尋滅不見又剋水退期日皆如所言除為中郎太后

特引見問以圖讖厚對不合免歸袁山松書曰鄧太

鄧騭應輔臣與不對曰復習業犍為不應州郡三公

之命方正有道公車特徵皆不就永建二年順帝特

徵詔告郡縣督促發遣厚不得已行到長安以病自

上因陳漢三百五十年之厄春秋命歷序曰四百年

異並賊官有葉臣州有兵亂五七弱暴漸之効也宋均注云五七三百五十歲當順帝漸微四方多逆賊

後漢書 楊厚傳 七

也宜蠲法改憲之道也蠲明及消伏災異凡五事制書

褒述有詔太醫致藥太官賜羊酒及至拜議郎三遷

為侍中特蒙引見訪以時政四年厚上言今夏必盛

寒當有疾疫蝗蟲之害是歲果六州大蝗疫氣流行

後又連上西北三方有兵氣宜備邊寇車駕臨當西

巡感厚言而止至陽嘉三年西羌寇隴右明年烏桓

圍度遼將軍耿曄永和元年復上京師應有水患又

當火災三公有免者蠻夷當反畔是夏洛陽暴水殺

千餘人至冬承福殿災太尉龐參免荆交二州蠻夷

賊殺長吏寇城郭又言陰臣近戚妃黨當受禍陰私也

明年宋阿母與宦者褒信侯李元等構姦廢退阿母順帝

乳母山陽君宋娥也後二年中常侍張逵等復坐誣罔大將軍

梁商專恣悉伏誅每有災異厚輒上消救之法而闕

宦專政言不得信時大將軍梁冀威權傾朝遣弟侍

中不疑以車馬珍玩致遺於厚欲與相見厚不荅固

稱病求退帝許之賜車馬錢帛歸家修黃老教授門

生上名錄者三千餘人太尉李固數薦言之太初元

年梁太后詔備古禮以聘厚古禮謂以束帛加璧安車蒲輪等遂辭

疾不就建和三年太后復詔徵之經四年不至年八十二卒於家策書弔祭鄉人謚曰文父門人為立廟郡文學掾史春秋饗射常祠之

後漢書卷六十下

郎顛襄楷列傳第二十下

郎顛字雅光北海安丘人也父宗字仲綬學京氏易

善風角星算六日七分

京氏京房也作易傳風角謂侯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

也星筭謂善天文筭數也易稽覽圖曰甲子卦氣起中子六日八十分日之七鄭玄注云六以候也八十分為一日之七者能望氣占候吉凶常賣卜自奉

反扶用安帝徵之對策為諸儒表後拜吳令

吳縣名屬會稽郡今

蘇州縣也時卒有暴風宗占知京師當有大火記識時日

遣人參候果如其言諸公聞而表上以博士徵之宗

恥以占驗見知聞徵書到夜縣印綬于縣廷而遁去
 遂終身不仕顓少傳父業兼明經典隱居海畔延致
 學徒常數百人晝研精義夜占象度勤心銳思朝夕
 無倦州郡辟召舉有道方正不就順帝時災異屢見
 陽嘉二年正月公車徵顓乃詣闕拜章曰臣聞天垂
 妖象地見災符所以譴告人主責躬修德使正機平
 衡流化興政也易內傳曰凡災異所生各以其正變
 之則除消之亦除易稽覽圖曰凡異所生災所起各
 之亦除鄭玄注曰改其政者謂失火令則行水令失
 之令則行水令失金令則行火令則災除去也不可

變謂殺賢者也施之者死者不可復伏惟陛下躬日
 生封錄其子孫使得血食則災除也

具之聽溫三省之勤論語曾子曰吾思過念咎務消

祇悔祇大也易復卦初九曰無祇悔元吉方今時俗奢佚淺恩薄義夫

救奢必于儉約極薄無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于禮

修理遵約蓋惟上典華文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

德關雎政本周南詩序曰關雎風之始也所以風本

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潤其本者末濁天

地之道其猶鼓籥以虛為德自近及遠者也籥如笛

籥如形內虛而氣無窮老子曰天地伏見往年以來

園陵數災

陽嘉元年冬恭陵百丈廡災
永嘉元年秋茂陵園寢災

炎光熾猛驚

動神靈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遷利茲謂無澤厥災

孽火燒其宮又曰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災火又曰

上不儉下不節炎火竝作燒君室自頃繕理西苑修

復太學

永建六年
修太學也

宮殿官府多所構飾昔盤庚遷殷

去奢即儉

帝王記曰盤庚以耿在河北迫近山川日
祖辛以來奢淫不絕乃渡河將徙都亳之

殷也人咨嗟相怨不欲徙盤庚乃作書二篇
以告論之今尚書盤庚二篇是也亳在偃師夏后卑

室盡力致美

論語孔子曰禹惡衣服而致美
于飯冕早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又魯人

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

長府魯之府名
也仍因也貫事

禮言因舊事則可
何必更作見論語

臣愚以為諸所繕修事可省減

郵貧人賑贍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仁之本也

儉之要也焉有應天養人為仁為儉而不降福者哉

土者地祇陰性澄靜宜以施化之時敬而勿擾竊見

正月以來陰闇連日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

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

易稽覽圖曰日食
之比陰得陽蒙之

比也陰冒陽也鄭玄注云蒙氣也比非一也邪臣謀
覆冒其君先霧從夜昏起或從夜半或平旦若不覺

悟日中不解遂成蒙君復不覺悟下為霧也比音
○劉邠曰注云陰得陽案得當作覆又陽字下合有

也又曰賢德不用厥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

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又頃前數日
寒過其節冰既解釋還復凝合夫寒往則暑來暑往
則寒來易繫辭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以成物也

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
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秋順氣行罰臣伏案飛

候參察眾政京房作以為立夏之後當有震裂涌水

之害又比熒惑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輿鬼環繞軒轅

天官書曰輿鬼南方之宿軒轅黃龍體女主後宮之象也火精南方夏之政也政

有失禮不從夏令則熒惑失行熒惑南方主夏為禮為視禮虧視失不從

夏令則熒惑逆行凡五正月三日至乎九日三公卦也法一

為元士二為大夫三為三公四為諸侯五為王位六

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音義云分卦直

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春秋元命包曰魁下六星

義曰泰階三台也又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

首臣作股肱言三公上象天之台階下與人君同體

也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節彼南山詠自周詩詩小雅曰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注云節高

峻貌也喻三公之位人所高嚴也赫赫顯盛也師尹

三公也言三公之位天下之人共瞻視之股肱良哉著于虞典而今之在

位競託高虛納累鍾之奉忘天下之憂

六斛四斗曰鍾左傳曰四

斗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四釜為鍾也○劉放曰注四斗為豆案斗當作升又云四釜為鍾四當作十

棲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即復起矣何疾

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災眚興致升平其可得乎

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三公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

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

事愈甚所謂大網疎小網數謂緩于三公三公非臣切于州郡也

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謂發憤忘食懇懇不已者誠

念朝廷欲致興平非不能面譽也臣生長草野不窺

知讀之亦必嘔然天妖

禁忌披露肝膽書不擇言伏願鬻鑊死不敢恨謹詣

闕奉章伏待重誅書奏帝復使對尚書使就尚書更對也頌

對曰臣聞明王聖主好聞其過忠臣孝子言無隱情

臣備生人倫視聽之類而稟性愚戆不識忌諱故出

死忘命懇懇重言重再也誠欲陛下修乾坤之德開日

月之明披圖籍案經典覽帝王之務識先後之政如

有闕遺退而自攻本文武之業擬堯舜之道攘災延

慶號令天下此誠臣顛區區之願夙夜夢寐盡心所

計謹條序前章暢其旨趣謂前請闕所上章也條便宜七事且

後漢書 郎顛傳 五

一事陵園至重聖神攸馮而災火炎赫迫近寢殿
 而有靈猶將驚動尋宮殿官府近始永平歲時未積
 便更修造又西苑之設禽畜是處離房別觀本不當
 居而皆務精土木營建無已消功單賄巨億為計易
 內傳曰人君奢侈多飾宮室其時旱其災火是故魯
 倍遭旱修政自勅下鍾鼓之縣休善治之官

春秋考異記曰

僖公三年春夏不雨于是僖公憂閔玄服避舍釋更
 後之州罷軍寇之誅去苛刻峻文慘毒之教所蠲澤
 令因十五事曰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
 何罪不敢煩人請命願撫萬人害以身塞無伏疇已

齊南郊
 雨大澍也

雖則不寧而時雨自降

左傳僖公六月雨

由此言

天之應人敏于影響

敏疾也

今日十七日戊午徵日

也陽嘉二日加申

日在申時也

風從寅來丑時而止丑寅

申皆徵也不有火災必當為旱

南方為徵故為火及早也

願陛下

校計繕修之費永念百姓之勞罷將作之官減彫文
 之飾損庖厨之饌退宴私之樂易中孚傳曰陽感天

不旋日

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諸侯不旋時大夫不過期鄭玄注云陽者天子為善一日天

立應以善為惡一日天立應以惡諸侯為善一時天
 立應以善為惡一日天立應以惡大夫為善一歲天
 亦立應以善為惡一歲天亦立應以惡一說云不旋
 日立應之不過時三辰間不過期從今日至明日也

景雲五色雲也如是則暴雲降集青沴息矣一曰慶雲孝經

天子也獲神契口德至山陵則景雲出頭以陵園火災故引之也皆謬謂災氣

二事去年以來兌卦用事類多不効易傳曰有貌無

實佞人也有實無貌道人也寒溫為實清濁為貌易

覽圖曰有實無貌屈道人也鄭玄

注曰有寒溫無貌濁清靜此賢者屈道仕于不肖君

也有貌濁清靜無寒溫此今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厲

內荏以虛事上無佐國之實故清濁効而寒溫不効

也是以陰寒侵犯消息易稽覽圖曰侵消息者或陰

以溫侵寒卦以寒侵湯者君也陰占曰日乘則有妖

者臣也亨君政事亦陰侵陽也

風日蒙則有地裂如是三年則致日食陰侵其陽

積所致立春前後溫氣應節者詔令寬也其後復

者無寬之實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人

無貞賢未聞朝廷有所賞拔非所以求善贊務弘濟

元元宜採納良臣以助聖化

三事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反春秋合誠圖曰至道

注云三三正也五五行也三正五行王者改代今年

少陽之歲法當乘起恐後年以往將遂驚動涉歷天

明災成戊巳戊亥之間今春當旱夏必有水臣以六

日七分候之可知夫災眚之來緣類而應行有玷缺則氣逆于天精感變出以戒人君王者之義時有不登則損滋徹膳數年以來穀收稍減家貧戶饑歲不如昔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木旱之災雖尚未至然君

丁遠覽防微慮萌老子曰人之饑也以其上食稅之

多也故孝文皇帝綿袍革舄木器無文前書曰孝文帝身衣七綿

足履革舄兵木無刃衣溫無文約身薄賦時致升平今陛下聖德中

興宜遵前典惟節惟約天下幸甚易曰天道無親寵

與善人是故高宗以享福高宗殷王武丁也尚書大傳曰武鼎祭成湯有雉飛

齊梁耳而雉祖已曰雉者野鳥月于鼎者欲為用也則遠方將有來朝者故武丁內反諸臣以思先王

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于高宗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帝王紀曰高宗饗國五十

九年宋景以延年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時熒惑

在君雖然可移宰相公曰宰相寡人所與理國家也

言可移于人曰人死寡人將誰為君曰可移于歲公

呂歲饑人餓誰以我為君乎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

二天必三賞君熒惑必退三舍一舍行七星月當一

事君延二十一年矣熒惑果退三舍也國事臣竊見皇子未立儲宮無主仰觀天文太子不

明洪範五行傳曰心之大星天王熒惑以去年春分

後十六日在婁五度婁西方推步三統熒惑今當在

冀九度

冀南方宿也

今反在柳三度

柳東方宿也

則不及五十

餘度

言熒惑行遲也

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戊辰熒惑歷輿鬼

象入軒轅出后星北東去四度北旋復還軒轅者後

宮也熒惑者至陽之精也天之使也

熒惑南方火盛陽之精也天文

彗集曰天有五帝五星為之使

而出入軒轅繞還往來易曰天垂象

見吉凶其意昭然可見矣禮天子一娶九女嫡媵畢

具今宮人侍御動以千計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樹

積之氣上感皇天故遣熒惑入軒轅理人倫垂象

異以悟主上昔武王下車出傾宮之女表商容之

尚書大傳曰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闕歸傾宮之女

以理人倫以表賢德故天

授以聖子成王是也今陛下多積宮人以違天意故

皇胤多天嗣體莫寄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

詩大雅板

篇之文也注云

方今之福莫若廣嗣廣嗣之術可不

深思宜簡出宮女恣其姻嫁則天自降福子孫千億

惟陛下丁寧再三留神于此左右貴倖亦宜惟臣之

言以悟陛下蓋善言古者合于天善言天者合于人

前書武帝詔曰善言天者必有驗于今

願訪問百僚有違臣

正者臣當受苟言之罪

論語孔子曰君子于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五事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十七日巳丑夜有白氣從

西方天苑趨左足入玉井數日乃滅續漢志曰時客星氣白廣二尺

長五丈起天苑西南天官書曰西有勾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旂參星下四小星為

玉井其外四星春秋曰有星孛于大辰大辰者何大左右肩股也

火也春秋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爾雅曰大辰房心尾也孫炎曰龍星明者可以為時候故曰大

辰大火為大辰罰又為大辰爾雅曰罰謂北極亦為

大辰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李巡曰北極天星也居北方正四時謂之北辰也所以孛一

宿而連三宿者言北辰王者之宮也凡中宮無節政

教亂逆威武衰微則此三星以應之也罰者白虎其

宿主兵其國趙魏天官書曰參為白虎下有三星曰罰為斬刈之事故主兵罪畢之謂

趙魏之分也變見西方亦應三輔凡金氣為變發在秋節

西方白氣入玉井臣恐立秋以後趙魏關西將有羌是金氣之變也

寇畔戾之患宜豫宣告諸郡使敬授人時輕徭役薄

賦歛勿妄繕起堅倉獄備守衛回選賢能以鎮撫之

也回易金精之變責歸上司上司謂司馬也建武二十七年改為太尉韓詩外傳

曰司馬主天陰陽不調星辰失度責之司馬故云責歸上司也宜以五月丙午遣太

尉服于戚建井旗于楯也戚斧也西方主兵故太尉執持楯斧所以厭金氣也井南方

火宿也鳥隼曰旗也以火勝金書玉板之策引白氣

後漢書 郎顛傳 十

之異

書祝辭于玉板也

于西郊責躬求愆謝咎皇天消滅妖

氣蓋以火勝金轉禍為福也

以五月丙午日火勝金也

六事臣竊見今月十四日乙卯巳時白虹貫日凡日

傍色氣白而純者名為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見于

春者政變常也方今中官外司各各考事

考劾其所也

考者或非急務又恭陵火災主名未立

立猶定也時考問延火者

姓名未定也

多所收捕備經考毒尋火為天戒以悟人君

可順而不可違可敬而不可慢陛下宜恭已內省以

備後災凡諸考案並須立秋又易傳曰公能其事序

賢進士後必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以甲乙鬼

譴在中台

譴責也韓詩外傳曰三公者何司空司徒

陰陽不調星辰失度責之司馬陵崩川絕山谷不流

責之司空五穀不植草大不茂責之司徒甲乙東方

主春生殖五穀之時也而白虹自司徒居位陰陽多

以甲乙日見明責在司徒也

謬時劉崎為司徒至久無虛已進賢之策天下興議

異人同咨

咨嗟歎也

且立春以來金氣再見

謂元年閏二月巳日夜

有白氣入玉井二年正月乙卯白虹貫日此金氣再見

金能勝木必有兵氣宜

黜司徒以應天意陛下不年攘之將召臣言遺患百

姓

七事臣伏惟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于詩三基高

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

基當作期謂以三期之法推之也詩汜歷

樞曰凡推其數皆從亥之仲起此天地所定位陰陽氣周而復始萬物死而復蘇大統之始故王命一節

為之十歲也

詩汜歷樞曰卯酉為革政午亥為革命神在

天門出入候聽

宋均注云神陽氣君象也天門戌亥之間乾所據者

言神在戌

亥司候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亡于易雄

雌秘歷今值困之凡九二困者衆小人欲共困害君

子也經曰困而不失其所其唯君子乎

易困卦之辭也唯獨

賢聖之君遭困遇險能致命遂志不去其道

易困卦曰澤無

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困卦坎下兌上坎為水兌為澤水在澤下是謂竭涸之象故以喻困致命遂志

君子委命固窮不離于道也

陛下乃者潛龍養德幽隱屈危

謂隱帝為

太子時廢為濟陰王

即位之元紫宮驚動歷運之會時氣已應

然猶恐妖祥未盡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臣以為戌仲

巳竟來年入季文帝改法除肉刑之罪

漢法肉刑三謂黥也劓也

左右指也文帝除之當黥者髡鉗城旦春當劓者答三百當左右指者答五百也

至今適三

百載

自文帝十三年除肉刑至順帝陽嘉二年合三百年也

宜因斯際大蠲法

令官名稱號輿服器械事有所更變大為小去奢就

儉機衡之政除煩為簡改元更始招求幽隱舉方正

徵有道博採異謀開不諱之路臣陳引際會恐犯忌
 諱書不盡言未敢究暢臺詔顛曰對云白虹貫日
 變常也朝廷率由舊章何所變易而言變常又言
 大綱法令革易官號或云變常以致災或改舊以
 異何也又陽嘉初建復欲改元據何經典其以實對
 顛對曰方春東作布德之元陽氣開發養導萬物王
 者因天視聽奉順時氣宜務崇溫柔遵其行令
禮記月令
 孟春天子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老民律
 安萌牙養幼少存諸孤省囹圄去桎梏止獄訟是
 其行而今立春之後考事不息秋冬之政行
禮記月令

故白虹春見掩蔽日曜凡邪氣乘陽則虹蜺在日斯
 皆臣下執事刻急所致殆非朝廷優寬之本此其變
 當之咎也又今選舉皆歸三司非有周召之才而當
 則哲之重

尚書曰知人則哲

每有選用輒參之掾屬

參豫公也

府門巷賓客填集送去迎來財貨無已其當遷者競
 相薦謁各遣子弟充塞道路開長姦門典致浮偽非
 所謂率由舊章也尚書職在機衡宮禁嚴密

非斗魁星第三

為機第五為衡于天文為喉舌李固對策曰陛下之
 有尚書猶天有北斗主為喉舌斟酌元氣運乎四時
 出納王命也私曲之意差不得通偏黨之恩或無所用選

舉之任不如還在機密

欲使尚書專掌選也

臣誠愚戇不知折

中斯固遠近之論當今之宜又孔子曰漢三百載計

歷改憲

春秋保乾圖曰陽起于一天帝為北辰氣成于三以立五神三五展轉機以動運故三百

歲斗歷改憲也。劉攽曰案文計當作斗注

三百四

歲為一德五德于五百二十歲五行更用

易乾鑿度孔子曰立

德之數先立木金水火土德各三百四歲五德備凡于五百二十歲太終復初故曰五行更用更猶變改

也王者隨天譬猶自春徂夏改青服絳者也

禮記月令孟春

天子衣青衣服蒼玉孟夏則多朱衣服赤玉也

自文帝省刑適三百年而輕

微之禁漸以殷積王者之法譬猶江河嘗使易避而

難犯也故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

理得矣今去奢即儉以先天下改易名號隨事稱謂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同歸殊塗一致百慮是知

變常而善可以除災變常而惡必致于異今年仲竟

來年入季仲終季始歷運變改故可改元所以順天

道也臣顛愚蔽不足以荅聖問顛又上書薦黃瓊李

固并陳消災之術曰臣前對七事要政急務宜于今

者所當施用誠知愚淺不合聖聽人賤言廢當受誅

罰論語孔子曰不以人廢言

恆營惶怖靡知厝身臣聞剡舟剡楫

將欲濟江海也

易曰黃帝剝木為舟刻木為楫

聘賢選佐將以安天

下也昔唐堯在上群龍為用

群龍喻賢臣也鄭玄注易乾卦云爻皆體乾群

龍之象舜既受禪禹與稷契咎繇之屬並在朝

文武創德周召作輔是以能

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詩云赫赫王命仲山

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

詩大雅也將行也若順也順否謂臧否謂

善惡也言國有善惡仲山甫皆明之

宣王是賴以致雍熙陛下踐祚以

來勤心衆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

三公九卿也

是以災

害屢臻四國未寧

四方之國

臣考之國典驗之聞見莫不

以得賢為功失士為敗且賢者出處翔而後集

也

舉矣翔而後集

爵以德進則其情不苟然後使君子恥貧賤

而樂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言不酬來無所樂進無

所趨

無賞罰也

則皆懷歸藪澤修其故志矣夫求賢者上

以承天下以為人不用之則逆天統違人望逆天統

則災眚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災眚降則下吁嗟化不

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戾其咎如此

四始謂關雎為

國風之始鹿鳴為小雅之始文王為大雅之始清廟為頌之始缺猶廢也翼奉傳曰易有陰陽五際孟東

日韓詩外傳云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于此則有變改之政

豈可不剛健

篤實矜矜慄慄以守天功盛德大業乎

易繫辭曰日新之謂盛德

富有之謂大業臣伏見光祿大夫江夏黃瓊耽道樂術清亮

自然被褐懷寶含味經籍家語子路問于孔子曰有人于此被褐而懷玉何如

子曰國無道隱可也國有道則袞冕而執玉也又果于從政明達變復言明于變

異消復術也朝廷前加優寵賓于上位瓊入朝日淺謀謀

未就因以喪病致命遂志老子曰大音希聲大器晚

成聲震宇內謂之大音其動有時故希聲也無所不容謂之大器其功既博故晚成也善人為

國三年乃立論語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乃成功又曰善人為邦百年可

以勝殘去殺天下莫不嘉朝廷有此良人而復怪其不時

還任陛下宜加隆崇之恩極養賢之禮徵反京師以

慰天下又處士漢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藝廢顏

閔之仁潔白之節情同皦日忠貞之操好是正且卓

冠古人當世莫及元精所生王之佐臣元為天精謂之精氣春秋

演孔圖曰正氣為帝間氣為臣宮商為佐秀氣為人天之生固必為聖漢宜

蒙特徵以示四方夫有出倫之才不應限以官次昔

顏子十八天下歸仁論語曰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

歸仁焉于奇穉齒化阿有聲于奇齊人年十八為阿邑宰出倉廩以振貧乏邑內

大化見說苑若還瓊徵固任以時政伊尹傳說不足為比

則可垂景光致休祥矣臣顛明不知人伏聽眾言百

姓所歸滅否共歎願汎問百僚覈其名行有一不合則臣為欺國惟留聖神不以人廢言謹復條便宜四事附奏于左

不出前七

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

公羊傳曰元年春正

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

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序宜

開發德號爵賢命士流寬大之澤垂仁厚之德

禮記正月

迎春于東郊還乃賞公卿諸侯大夫于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始惠下及兆人慶賞遂行無有不當順

助元氣含養庶類如此則天文昭爛星辰顯列五緯

循軌四時和睦

五緯正星

不則太陽不光天地溷濁時氣

錯逆霾霧蔽日

爾雅曰風而雨土為霾

自立春以來累經旬朔

未見仁德有所施布但聞罪罰考掠之聲夫天之應

人疾于影響而自從入歲常有蒙氣月不舒光日不

宜曜日者大陽以象人君政變于下日應于天清濁

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無虛作豈獨陛下倦于

萬機帷幄之政有所關歟

帷幄謂謀謨之臣也

何天戒之數見

也臣願陛下發揚乾剛援引賢能勤求機衡之寄以

獲斷金之利

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臣之所陳輒以太陽為先

者明其不可久闇急當改正其異雖微其事甚重臣

言雖約其旨甚廣惟陛下乃眷臣章深留明思

二事孔子曰蠱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彊從解起今

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卦也于此六日

之中蠱當發聲發聲則歲氣和王道興也

周書時訓曰春分之

日玄鳥至又五日蠱乃發聲蠱不發聲諸侯失人也易曰蠱出地奮豫

豫卦坤下震上

坤為地震為蠱蠱在地上故曰蠱出地豫奮動也豫喜也

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

之上帝

殷盛也薦進也上帝天帝也蠱動于地萬物喜豫作樂之象

蠱者所以開

發萌芽辟陰除害萬物須蠱而解資雨而潤

易解卦曰天地

解而蠱雨作蠱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也

故經曰蠱以動之雨以潤之

易說卦文

王者崇寬大順春令則蠱應節不則發動于冬

當震反潛故易傳曰當蠱不蠱太陽弱也今蒙氣不

除日月變色則其効也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老子之文也

隨時進退應政得失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

合其明

易乾卦文言之辭也大人天子也

璇璣動作與天相應蠱者

號令其德生養號令殆廢當生而殺則蠱反作其時

無歲

蠱以冬鳴則歲饑也

陛下若欲除災昭祉順天致和宜察

臣下尤酷害者亟加斥黜以安黎元則太皓悅和蠱

聲乃發

太皓天也

三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與歲星合于房心

太白在北歲星在南相離數寸光芒交接房心者天

帝明堂布政之宮春秋元命包口房四星心三星孝經鉤命決曰歲

星守心年穀豐歲星守心為重華故年豐也尚書洪範記日月行

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留之天官書曰歲星一日攝提一口

重華也重華者謂歲星在心也今太白從之交合明堂

金木相賊而反同合太白金也歲星木也金尅木故相賊也此以陰陵

陽臣下專權之異也房心東方其國主宋卯為房心宋之分也

石氏經曰石氏魏人石中夫也見藝文志歲星出

劉放曰案前書中夫當作中夫

左有年出右無年今金木俱東歲星在南是為出右

恐年穀不成宋人饑也陛下宜審詳明堂布政之務

然後妖異可消五緯順序矣五緯五星也

四事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陽無德者人

君恩澤不施于人也陰僭陽者祿去公室臣下專權

也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春當東風也

朝廷勞心廣為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董仲舒春秋繁露曰

春旱以甲乙日為蒼龍一長八尺居中央為小龍五

各長四尺于東方皆東向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

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夏以丙丁日為赤龍服赤衣李夏以戊巳日為黃龍服黃衣秋以庚辛日為白

龍服白衣冬以壬癸日為黑龍服黑衣牲各依其方
色皆燔雄雞燒豕豬尾于里北門及市中以祈焉禮
記歲旱魯穆公問于縣子縣子曰為之徙市不亦可乎見檀弓
臣聞皇天感物不為

偽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已若令雨可請降水可攘止
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

也不在祈禱立春以來未見朝廷賞錄有功表顯有德存

問孤寡賑恤貧弱而但見洛陽都官奔車東西收繫

織介牢獄充盈臣聞恭陵火處比有光曜比類也時恭陵百丈

庶災仍有光曜不絕明此天災非人之咎丁丑大風掩蔽天地

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

連月無雨將害粟麥若一穀不登則饑者十三四矣
陛下誠宜廣被恩澤貸贍元元昔堯遭九年之水人
有十年之蓄者簡稅防災為其方也簡少也方方法也願陛下

早宣德澤以應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改者立夏
之後乃有澍雨于今之際未可望也若政變于朝而

天不雨則臣為誣上愚不知量分當鼎鑊書奏特詔
拜郎中辭不就即去歸家至四月京師地震遂陷嘉陽

二年四月己亥地震六月丁丑洛陽地陷是月旱也○其夏大旱秋鮮卑入馬

邑城破代郡兵明年西羌寇隴右陽嘉二年七月皆種无寇隴西

略如顛言後復公車徵不行同縣孫禮者積惡凶暴好為游俠與其同里人常慕顛名德欲與親善顛不顧以此結怨遂為禮所殺

襄楷字公矩平原隰陰人也

風俗通曰襄姓楚大夫襄老之後隰陰縣在隰

水之南故城在今齊州臨邑縣西也

好學博古善天文陰陽之術和帝

時宦官專朝政刑暴濫又比失皇子災異尤數延熹

九年楷自家詣闕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

教堯舜雖聖必歷象日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

百年之壽為萬世之法

堯年一百一十七歲舜年一百一十二歲言百年舉全數

臣切見去歲五月熒惑入太微犯帝坐出端門不軌

常道

天官書曰太微南四星中為端門軌猶依也

其閏月庚辰太白入房

犯心小星震動中耀中耀天王也傍小星者天王子

也夫太微天廷五帝之坐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太白

金也熒惑火也天文志曰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故金火並為罰星也于

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今年歲星久守太

微逆行西至掖門還竊執法

天官書曰端門左右星為掖門太微南四星為

執法竊謂歲為木精好生惡殺而淹留不去者咎在

迫近也仁德不修誅罰太酷前七年十二月熒惑與歲星俱

入軒轅逆行四十餘日而鄧皇后誅其冬太寒殺鳥獸害魚鱉城傍竹栢之葉有傷枯者續漢志曰延熹元年洛陽城傍

竹栢葉有傷者臣聞于師曰栢傷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

今洛陽城中人夜無故叫呼云有火光人聲正誼續漢

志曰桓帝延熹九年三月京師有火光轉行人相驚譟于占亦與竹栢枯同自

春夏以來連有霜雹及大雨雷而臣作威作福刑罰

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志除

姦邪其所誅翦皆合人望謝承書曰劉瓚字文理平原人也遷太原太守郡有

強豪中官親戚為百姓所患瓚深疾之到官收其魁師殺之所藏匿主人悉坐伏誅桓帝徵請廷尉以瓚

宗室不忍致之于刑使自殺成瑨字幼平弘農人遷

南陽太守時桓帝美人外親張子禁怙恃榮貴不畏

法網瑨與功曹岑旺捕子禁付宛獄笞殺之而陛下

桓帝徵瑨詣廷尉下獄死瓚音質瑨音晉

受闕豎之譖乃遠加考逮三公上書乞哀瓚等不見

採察時太尉陳蕃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上書訟瓚等帝不納而嚴被譴讓憂國

之臣將遂杜口矣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黃石

公三略曰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當其害達賢者福流子孫疾賢者名不全自陛下即

位以來頻行誅伐梁寇孫鄧竝見族滅梁冀寇榮孫壽鄧萬世等

也其從坐者又非其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諱杜眾乞死諒以感悟聖朝時弘農五官掾杜眾傷雲以忠諫獲罪遂上書云願與李

雲同日 曾無赦宥而并被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冤

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永平

舊典諸當重論皆須冬獄先請後刑所以重人命也

須數十歲以來州郡翫習又欲避請讞之煩廣雅曰讞疑也

謂罪有疑者輒託疾病多死牢獄長吏殺生自巳死

者多非其罪鬼神冤結無所歸訴淫厲疾疫自此而

起淫過也左傳曰陰淫寒疾陽淫熱疾昔文王一妻誕致十子史記曰大姒文

王正妃也其長子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成叔武次霍叔處次

康叔封冉季載同今宮女數千未聞慶育宜修德省

刑以廣螽斯之祚詩國風序曰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注云螽斯蚣蝑也凡有情慾者無不妬忌唯

蚣蝑不爾各得受氣而生子故以喻焉祚福也又七

年六月十三日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

延熹七年也袁山松書曰長可百餘尺扶風有星隕爲石聲聞三郡夫

龍形狀不一小大無常故周易况之大人帝王以爲

符瑞大人天子也乾卦九五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九五處天子之位故以飛龍喻焉尚書中候曰

舜沈璧于清河或聞河內龍死諱以爲蛇夫龍能變

化蛇亦有神皆不當死昔秦之將衰華山神操壁以

授鄭客曰今年祖龍死祖龍謂秦始皇也樂資春秋後傳曰使者鄭客入函谷至

後漢書 襄楷傳 二十三

平舒見素車白馬曰吾華山君願以一牘致涸池君
子之咸陽過涸池見一大梓樹有文石取以扣樹當
有應者以書與之鄭客如其言見宮闕如王始王逃
者居謁者出受書入有頃云今年祖龍死

之死于沙丘史記曰始王崩于沙丘平臺王莽天鳳

二年訛言黃山宮有死龍之異土莽傳曰時訛言黃

百姓奔走往觀者乃有萬數莽惡後漢誅莽光武復

與虛言猶然况于寶邪夫星辰麗天猶萬國之附王

者也下將畔上故星亦畔天石者安類墜者失執春

秋五石隕宋其後襄公為楚所執左傳魯僖公十六

星也至二十年諸侯會宋公秦之亡也石隕東郡史記

于孟于是楚執宋公以伐宋

始皇三十六年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八或刻其

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聞之盡取石傍舍誅之因

燔其石○劉攽曰盡取石傍舍誅之今隕扶風與先帝

園陵相近桓帝延熹七年隕石于鄠鄠不有大喪必

有畔逆案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學門自

壞者也延熹五年太學西門自壞入臣以為河者諸

侯位也孝經援神契曰五嶽視清者屬陽濁者屬陰

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陽諸侯欲為帝也太學天

子教化之宮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喪教化廢

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

厲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常見而見

子書之以為異也公羊傳曰西狩獲麟何以書也

前上琅玕宮崇受于吉神書不合明聽于姓吉名也神書即今道

家太平經也其經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為部每部一十七卷也臣聞布穀鳴于

孟夏蟋蟀吟于始秋物有微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

布穀一名戴紕一名戴勝蟋蟀促織也春秋考異郵曰孟夏戴勝降立秋促織鳴言雖微物不失信也紕

音女林反臣雖至賤誠願賜清問極盡所言書奏不省十

餘日復上書曰臣伏見大白非入數日復出東方其

占當有人兵中國弱四夷強臣又推步熒惑今當出

而潛必有陰謀皆由獄多寃結忠臣被戮德星所以

久守執法亦為此也德星歲星也陛下宜承天意理察寃

獄為劉瓚成瑨虧除罪辟追錄李雲杜眾等子孫大

天子事天不孝則日食星鬪比年日食于正朔延熹八年

正月辛巳朔日食九年正月辛卯朔日食三光不明五緯錯戾前者宮崇

所獻神書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為本亦有興國廣嗣

之術其文易曉參同經典而順帝不行故國胤不興

太平經典帝王篇曰真人問神人曰吾欲使帝王立致太平豈可聞邪神人言但順天地之道不失銖分

則立致太平元氣有三名為太陽太陰中和形體有三名為天地人天有三名為日月星北極為中也地

有三名為山川與平土人有三名為父母子政有三名為君臣人此二者常相得腹心不失銖分使其同一憂合成一家立致太平延年不疑也又問曰今故其生子少也天師曰善哉子之言也但施不得意耳如令施其人欲生也開其玉戶施種于中比春種于地也十十相應和而生其施不以其時也十月種物于地也十日盡死固無生者真人欲其審今無子之女雖日百施其中猶無所生也其所生之處比若此矣是故古者聖賢不妄施于生之地也名為七種竭氣而無所生成今太平氣或有不生子者反斷絕天地之統使國少人理國道多人則國富少人則國貧今天上皇之氣已到天地皇氣生物乃當孝冲孝質類世短祚臣又聞之得土萬倍其初天地所好自非正道神為生虐故魁不前能以力聖

于是夏育申休宋萬彭生任鄙之徙生于其時

人也夏育衛人力舉于鈞宋萬宋人殺潘公

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齒著門闔彭生齊人拉

幹而殺之范曄曰以任鄙之殷紂好色如已是

蘇人之美女也獻于紂紂納以為妻常與沈恤于酒事見列女傳葉公好龍真龍

延子張見魯哀公七日哀公不禮子張曰君之好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畫龍天

聞之降之窺頭于牖葉公子高見之棄而反走五無主是葉公子高好夫似龍而非幻真龍也事見

序今黃門常侍天刑之人陛下愛待兼倍常寵繼嗣

未兆豈不為此天宮宦者星不在紫宮而在天市明

當給使主市里也山陽公載記曰市垣二十二星而帝座居其中宦者四星唯供市買

之事今乃反處常伯之位實非天意常伯侍中也尚書曰常伯常任

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浮屠即佛也但聲轉耳

傳也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慾奢今陛下

嗜慾不去殺罰過理既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

子入夷狄為浮屠或問言當時言也老子西浮屠不

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言浮屠之人

宿便即移去示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

血遂不盼之四十二章經天神獻玉女于其守一如

此乃能成道今陛下媵女豔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

美單天下之味柰何欲如黃老乎書上即召詔尚書

聞狀劉敞曰案楷曰臣聞古者本無宦臣武帝末

春秋高數游後宮始置之耳元帝時任宦者不顯為

等曰尚書百官之本宜以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廷

故曰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

之法後稍見任至于順帝遂益繁熾今陛下爵之十倍

于前至今無繼嗣者豈獨好之而使之然乎尚書上

其對詔下有司處正尚書承旨奏曰宦者之官非近

世所置漢初張澤為大謁者佐絳侯誅諸呂張澤闕

侯周勃誅諸呂乃迎立代王入宮顧糜左右執戟皆罷兵有數人不肯去宦者今張澤喻告之乃去此其

是因其所

談參乘袁盎伏車前曰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于是上笑推下趙談泣而下車文帝生景帝其後昌盛也

假借星宿偽託神靈

謂上于吉神書也

造合私意誣上罔事

請下司隸正楷罪法收送洛陽獄帝以楷言雖激切

然皆天文恒象之數故不誅猶司寇論刑

前書曰司寇二歲刑

初順帝時琅玕宮崇詣闕上其師于吉于曲陽泉水

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縹白素朱介青首朱目號

太平清領書

今潤州有曲陽山有神溪水海州有曲陽城非有羽

潭水壽州有曲陽城又有非溪水而于吉宮崇竝琅邪人蓋東海曲陽是也縹青白也素縑也以朱爲介

道首幟也目題目也太平經曰吾書中善者悉使青

下而丹目合乎吾之道迺丹青之信也青者生仁而

有心赤者太陽天上之正色也江表傳時有道士琅

邪于吉先寓居東方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制

作符書以療病吳會人多事之孫策嘗于郡城樓上

請會賓客吉乃盛服趨度樓下諸將賓客三分之二

下樓拜之掌客者禁訶不能止策即令收之諸事之

者悉使婦女入見策母請之母謂策曰于先生亦助

軍作福醫獲將士不可殺之策曰昔南陽張津爲交

州刺史舍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常著絳袖頭鼓琴焚香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爲蠻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但未悟耳今此子已在鬼錄勿復費紙筆也即催斬之其言以陰陽五行爲家而多巫覡雜語

太平

往來也人衆得之謂神呪也呪百中百十中十有司其呪有可使神謂除災疾用之所向無不愈也奏崇所上妖妄不經乃收藏之後張角頗有其書焉及靈帝即位以楷書爲然太傅陳蕃舉方正不就鄉里宗之每太守至輒至禮請中平中與荀爽鄭玄俱以博士徵不至卒于家

論曰古人有云善言天者必有驗于人前書武帝策茂才之詞也而張衡亦云天文歷數陰陽占候今所宜急也郎顛襄楷能仰瞻俯察參諸人事禍福吉凶既應引之教義亦明此蓋道術所以有補于時後人所當取鑒者

也然而其蔽好巫故君子不以專心焉好巫謂奇神之事也

襄梁穀序曰左氏豔而富其傲也巫也

贊曰仲桓術深蒲車屢尋頻徵不至蘇竟飛書清我舊陰

陰縣屬南陽與光武同郡故云我舊也襄郎災戒是由政淫

後漢書卷之六十一

郭杜孔張蕪王蘇牟賈陸列傳第二十一

郭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也高祖父解

前書云解字翁伯河內軹

人徙茂陵也

武帝時以任俠聞父楚為蜀郡太守仍少有

志行哀平間辟大司空府三遷為漁陽都尉王莽時

為上谷太尹

王莽改太守為大尹

遷并州牧更始新立三輔連

被兵寇百姓震駭疆宗右姓

右姓猶高姓也

各擁眾保營莫

肯先附更始素聞伋名徵拜左馮翊使鎮撫百姓世

祖卽位拜雍州牧再轉為尚書令數納忠諫爭建武

四年出為中山太守明年彭寵滅轉為漁陽太守漁

陽既離王莽之亂重以彭寵之敗

離猶遭也

民多猾惡

賊克斥

社預注左傳曰克滿斥見也

伋到示以信賞糾戮渠帥盜

賊銷散時匈奴數抄郡界邊境苦之伋整勒士馬設

攻守之畧匈奴畏憚遠迹不敢復入塞民得安業在

職五歲戶口增倍後潁川盜賊羣起九年徵拜潁川

太守召見辭謁

因辭而謁見也

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

不遠河潤九里與京師并蒙福也

莊子曰河潤九里澤及三族

君

雖精於追捕而山道險阨自鬪當一士耳深宜慎之

伋到郡招懷山賊陽夏趙宏

陽夏縣名屬陳國夏亥雅反

襄城召

吳等數百人皆束手詣伋降悉遣歸附農因自劾專

命

謂擅放降賊也

帝美其策不以咎之後宏吳等黨與聞伋

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俱降駱驛不絕

駱驛連續

十一年省朔方刺史屬并州帝以盧芳據北土乃割

伋為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即引見并召皇太子諸

王宴語終日賞賜車馬衣服什物伋因言選補眾職

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伋前在并

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凡逢迎道

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

與參政事禮記曰謀於長者必操幾杖以從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

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

來曹輩也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事

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從

爭計日當告之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伋為違信於諸

兒遂止于野亭須期乃入是時朝廷多舉伋可為太

司空帝以并部尚有盧芳之儆儆急也且匈奴未安欲

使久於其事故不召伋知盧芳夙賊夙舊也難卒以

制常嚴烽侯明購賞以結冠心芳將隋劉放曰案隋字至隋時方

去之單作隋今此宜作隨昱遂謀脅芳降伋芳乃入匈奴伋以

老病上書乞骸骨二十二年徵為太中大夫賜宅一

區及帷帳錢穀以充其家伋輒散與宗親九族無所

遺餘明年卒時年八十六帝親臨吊賜冢塋地

杜詩字公君河內汲人也少有才能仕郡功曹有公

平稱更始時辟太司馬府建武元年歲中三遷為侍

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廣放縱兵士暴橫民間百

姓惶擾詩勅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聞世祖召見

後漢書 杜詩傳 三

賜以榮戟

漢雜事曰漢制假榮戟以代斧鉞崔豹古今注曰榮戟前驅之器也以木為之後代

刻偽無復典刑以赤油韜之亦謂之油戟亦曰榮戟王公已下通用之以前驅也

復使之河

東誅降逆賊楊異等詩到大陽

大陽縣名屬河東郡

聞賊規欲

北度乃與長史急焚其船部勒郡兵將突騎趁擊斬

異等賊遂翦滅拜成臯令

成臯縣屬河南郡今洛州汜水縣是

視事三

歲舉政尤異再遷為沛郡都尉轉汝南都尉所在稱

治七年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

威善於計畧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為農器

排音蒲拜反

鑄者為排以吹炭令激水以鼓

用力少見功多

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

於召信臣

比室猶比屋也前書曰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遷南陽太守為人與利務

富之開通溝渠凡十數處

故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詩自以無勞不安久居大郡求欲降避功臣乃上疏

口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偃兵修文羣帥反旅

反旅

謂班師也

海內合和萬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未譬聖

德威侮二垂

譬猶曉也威震也侮慢也二垂謂西與北也

陵虐中國邊民

虛耗不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將雖勤亦未得解甲

弓也

藥韜也音高詩曰載藥弓矢也

夫勤而不息亦怨勞而不休亦

怨怨恨之師難復責功臣伏觀將帥之情功臣之望

奠一休足於內郡林足止然後即戎出命不敢有恨

臣愚以為師克在和不在眾春秋左氏傳文也陛下雖垂念

北邊亦當頗泄用之泄猶雜也昔湯武善御眾故無忿擊

之師驚擊也湯武順天應人其所征討皆弔伐而已故無忿怒而擊也陛下起兵十

有三年將帥和睦士卒鳧藻言其和睦歡悅如鳧之戲於水藻也今若

使公卿郡守出於軍壘則將帥自厲壘軍壁屬勉也士卒之

復比於宿衛則戎士自百復謂優寬也音福續漢志曰羽林郎秩比三百石掌

侍從宿衛言士卒得比於郎則人百其勇何者天下已安各重性命大臣

以下咸懷樂土不讐其功而厲其用無以勸也陛下

誠互虛缺數郡以俟振旅之臣重復厚賞加於久役

之士如此緣邊屯戍之師競而怠死乘城拒塞之吏

不辭其勞則烽火精明守戰堅固聖王之政必因人

心今猥用愚薄塞功臣之望誠非其宜臣詩伏自惟

料本以史吏一介之才史吏謂初為郡功曹也遭陛

下創制大業賢俊在外空乏之閒超受大恩收養不

稱劉攽曰案收養無義合作牧養二漢通謂守令為牧養也奉職無效久竊祿位

令功臣懷慍誠惶誠恐八年上書乞避功德陛下殊

受美旨

恩未許放退。臣詩蒙恩尤深，義不敢苟冒虛請。誠不勝至願。願退大郡，受小職。及臣齒壯，力能經營劇事。如使臣詩必有補益，復受大位。雖析珪授爵，所不辭也。惟陛下哀矜帝惜，其能遂不許之。詩雅好推賢，數進知名。上清河劉統，及魯陽長董崇等，初禁網尚簡，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詩上疏曰：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策合會，取為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歛持威重也。

說文曰：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前書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

音義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發兵遣使，符合乃發。之竹使符，以竹五寸，鐫刻篆書，亦第一至第五也。

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偽，無由知。愚以為軍旅尚興，賊虜未殄，徵兵郡國，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絕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兵符以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

秦昭王已破趙長平，又進

圍邯鄲。魏昭王之子無忌，號信陵君，其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平原君數遺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眾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相屬，謂公子曰：今邯鄲且暮，降秦魏救不至，獨不憐公子姊耶？公子患之，過侯嬴，問之。嬴屏人竊之，贏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姬為公子成，無所辭。公子誠一開口，以請如

姬姬必諾公子從其計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
於是遂矯魏王令奪晉鄙兵進擊秦軍解去事見史
也。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書奏從

之詩身雖在外盡心朝廷讜言善策隨事獻納視事

七年政化大行十四年坐遣客為第報讐被徵會病

卒司隸校尉鮑永上書言詩貧困無田宅喪無所歸

詔使治喪郡邸賻絹千匹

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也曾祖霸元帝時為侍中

奮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門人口吾已

從君魚受道矣言君魚之道已過於已矣遭王莽亂奮與老母

弟避兵河西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請奮署議

曹掾守姑臧長八年賜爵關內侯時天下擾亂唯河

西獨安而姑臧稱為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古者

一日二合周禮曰大市日側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

時而市百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今

既人貨殷繁故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奮在

職四年財產無所增事毋孝謹雖為儉約奉養極求

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廣雅曰茹食也時天下未定士多

不修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為眾人所笑或以為身處
脂膏不能以自潤徒益苦辛耳劉攽曰案文益奮

既立節治貴仁平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
 之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毋隴蜀既平河西守令咸被
 徵召財貨連轂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姑臧
 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
 何今去不其報德遂相賦歛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
 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既至京師除武都
 郡丞時隴西餘賊隗茂等夜攻府舍殘殺郡守賊畏
 奮追急乃執其妻子欲以為質奮年已五十唯有一
 子終不顧望遂窮力討之吏民感義莫不倍用命焉

郡多氏人便習山谷其大豪齊鍾留者為羣氏所信
 向奮乃率厲鍾留等令要遮鈔擊共為表裏賊窘懼
 逼急乃推奮妻子以置軍前與當退却而擊之愈厲
 遂擒滅茂等奮妻子亦為所殺世祖下詔褒美拜為
 武都太守奮自為府丞已見敬重及拜太守舉郡莫
 不改操為政明斷甄善疾非甄明也見有美德愛之如
 親其無行者忿之若讐郡中稱為清平第奇游學洛
 陽奮以奇經明當仕上病去官守約鄉閭卒于家奇
 博通經典作春秋左氏刪刪定其義也奮晚有子嘉官至

城門校尉作左氏說云說猶今之疏也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也為郡族姓堪早孤讓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兄子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世祖微時見堪志操常嘉焉及即位中郎將來歛薦堪召拜郎中三遷為謁者使送委輸兼帛并領騎七千匹詣大司馬吳漢伐公孫述在道追拜蜀郡太守時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堪聞之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乃示弱挑敵述果自出戰歿城下成都既拔堪先入據其

城檢閱庫藏收其珍寶悉條列上言秋毫無私秋毫者喻細也慰撫吏民蜀人大悅在郡二年徵拜騎都尉後領

驃騎將軍杜茂營擊破匈奴於高柳拜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為用匈奴嘗以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郡界以靜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

蜀漢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

捲握之物足富十世捲握猶掌握也而堪去職之日

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良久歎息良猶甚也拜顯為

魚復長魚復縣屬巴郡故城在今夔州人復縣比赤甲城是方徵堪會病卒帝

深悼惜之下詔褒揚賜帛百匹

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趙將廉頗之後也漢興以

廉氏豪宗自苦陘徙焉苦陘縣屬中山國章帝更名漢昌世為邊郡

守或葬隴西襄武故因仕焉曾祖父哀成哀間為右

將軍祖父丹王莽時為大司馬脩部牧王莽改益州為庸部

有名前世范父遭喪亂客歿於蜀漢范遂流寓西

謂巴蜀也西州平歸鄉里年十五辭毋西迎父喪蜀郡太

守張穆丹之故吏乃重資送范范無所受與客步尋

喪歸葭萌葭萌縣名屬廣漢郡今利州益昌縣即漢葭萌地也載船觸石破沒

范抱持棺柩遂俱沈溺眾傷其義鉤求得之療救僅

免於歿穆聞復馳遣使持前資物追范范又固辭歸

葬服竟詣京師受業事博士薛漢漢字公子京兆隴

西二郡更請召皆不應永平初隴西太守鄧融備禮

請范為功曹請也會融為州所舉案舉其罪案驗之范知事

十

廉范傳

十

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托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
 之范於是東至洛陽變各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
 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
 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邪范訶之
 曰君困危督亂邪鄭玄注禮記曰語遂絕融繫出困
 病范隨而養視及成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至南陽
 葬畢乃去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楚王英故
 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
 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

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
 狀愚戇以為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

坐老子曰善人爲不善人之師不善人爲善人之資也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

頗後邪與右將軍袁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袁

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貫之

也貫赦由是顯名舉茂才數月再遷爲雲中太守會匈

奴大入塞烽火日通故事虜人過五千人劉攽注曰

移書傍郡吏欲傳檄求救范不聽自率士卒拒之

虜衆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

廉范傳 十一

行救傍郡
 不濟事
 云云入意

頭、焚、火、營、中、星、列。

用兩炬交縛如十字，焚其三頭，手持一端，使敵人望之，疑兵士之多。

虜遙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乃令軍

中，蓐食晨往赴之。

蓐，食早起也。於寢蓐中也。

斬首數百級，虜自相

躡藉，死者千餘人。

躡，躡也。藉，藉也。

由此不敢復向雲中。後

頗歷武威、武都二郡。太守隨俗化導，各得治宜。建初

中，遷蜀郡太守。其俗尚文辯，好相持短長。范每厲以

淳厚，不受偷薄之說。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

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

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乃歌之曰：廉叔

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絛。

作協韻音則護。

反。在蜀數年，坐法免歸鄉里。范世在邊，廣田地，積財

粟，悉以賑宗族明友。肅宗崩，范奔赴敬陵。時廬江郡

掾嚴麟奉章弔國，俱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

能自進。范見而愍然，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

事畢，不知馬所歸，乃緣縱訪之。或謂麟曰：「故蜀郡太

守廉叔度好周人窮急，今奔國喪，獨當是耳。」麟亦素

聞范名，以為然。即牽馬造門，謝而歸之。世伏其好義，

然依倚大將軍竇憲，以此為譏。卒於家。初，范與洛陽

按以為為
范游說得

范

范傳見

慶鴻為劓頸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鴻慷慨有義節位至琅邪會稽二郡太守所在有異迹

論曰張堪廉范皆以氣俠立名觀其振危急赴險阨有足壯者堪之臨財范之忘施亦足以信意而感物

矣。信音伸若夫高祖之召欒布。欒布梁人為人所畧賣為奴梁王彭越驕為梁

大夫使於齊漢召彭越以謀反夷三族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布曰今漢一徵兵於梁彭王不行而疑以為反則人人自危也上乃釋布拜為都尉

明帝之引廉范加怒以發其志就戮更延其寵聞義能徙誠君道所尚然情理之樞亦有開塞之感焉

之開闢必由於樞情之通塞必在於感言蓋祖明帝初怒欒布廉范後感其義而赦之

王堂字敬伯廣漢人也初舉光祿茂才光祿舉之為茂才也

遷穀城令治有名迹穀城縣屬東郡故城在今齊州東河縣東永初中西

羌寇巴郡為民患詔書遣中郎將尹就攻討連年不

尅三府舉堂治劇拜巴郡太守堂馳兵赴賊斬虜千

餘級巴庸清靜吏民生為立祠庸即上庸縣也故城在今房州清水縣西

也刺史張喬表其治能遷右扶風安帝西巡阿母王

聖中常侍江京等並請屬於堂堂不為用掾史固諫

之堂曰吾蒙國恩豈可為權寵阿意以死守之阿曲也

廉范傳 十三

即日遣家屬歸閉閣上病果有誣奏堂者會帝崩京等悉誅堂以守正見稱永建二年徵入為將作大匠

四年坐公事左轉議郎

續漢志曰議郎秩六百石無員

復拜魯相政

存簡一至數年無辭訟遷汝南太守搜才禮士不苟

自專乃教掾史曰古人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故能化

清於上事緝於下其憲章朝右簡覈才識委功曹陳

蕃匡政理務拾遺補闕任主簿應嗣庶循名責實察

言觀效焉自是委誠求當不復妄有辭教郡內稱治

時大將軍梁商及尚書令袁湯以求屬不行並恨之

後廬江賊迸入弋陽界堂勒兵追討即便奔散而商湯猶因此風州奏堂在任無警免歸家年八十六卒

遣令薄歛瓦棺以葬子穉清行不仕曾孫商益州牧

劉焉以為蜀郡太守有治聲

蘇章字孺文扶風平陵人也八世祖建武帝時為右

將軍

前書曰建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中子武最知名也

祖父純字桓

公有高名性彊切而持毀譽

持執也執毀譽之論謂品藻其臧否

士友

咸憚之至乃相謂曰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人不見又

思之三輔號為大人

大人長老之稱言尊事之也

永平中為奉車

都尉竇固軍出擊北匈奴車師有功封中陵鄉侯官
至南陽太守章少博學能屬文安帝時舉賢良方正
對策高第為議郎數陳得失其言甚直出為武原令

武原縣屬楚國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北時歲饑輒開倉廩活三千餘戶

順帝時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
姦臧乃請太守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
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
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
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換為并州刺史以

摧折權豪忤旨坐免隱身鄉里不交當世後徵為
南尹不就時天下日敝民多悲苦論者舉章有幹
才朝廷不能復用卒于家兄曾孫不韋

不韋字公先父謙初為郡督郵時魏郡李嵩為美陽
令與中常侍具瑗交通貪暴為民患前後監司畏其
勢援莫敢糾問及謙至部案得其臧論輸左校謙累
遷至金城太守去郡歸鄉里漢法免罷守令自非詔
徵不得妄到京師而謙後利至洛陽時嵩為司隸校
尉收謙詰掠死獄中嵩又因刑其屍以報昔怨不韋

時年十八徵詣公車會謙見殺不韋載喪歸鄉里感而不葬仰天歎曰伍子胥獨何人也

子胥父伍奢

復讐鞭平王之屍解見寇榮傳

乃藏毋於武都山中

武都郡名其在今成州

縣界有讐也山東西懸絕壁立百仞故藏於其中也

遂變名姓盡以家財募

客邀嵩於諸陵間不尅會嵩遷大司農時右校

在寺北垣下

說文云層初稟藏音工外反垣墻也

不韋與親從兄弟潛

入層中夜則鑿地書則逃伏如此經月遂得傍達嵩

之寢室出其牀下值嵩在厠因殺其妾并及小兒留

言而去嵩大驚懼乃布棘於室以板籍地一夕九徙

雖家人莫知其處每出輒劔戟隨身壯士自衛不韋

知嵩有備乃日夜飛馳徑到魏郡掘其父阜冢斷取

阜頭以祭父墳又標之於市曰李君遷父頭嵩匿不

敢言而自上退位歸鄉里私掩塞冢棹捕求不韋歷

歲不能得憤恚感傷發病嘔血死不韋後遇赦還家

乃始改葬行喪士大夫多譏其發掘冢墓歸罪枯骨

不合古義唯任城何休方之伍員大原郭林宗聞而

論之曰子胥雖云逃命而見用彊吳馮闔廬之威因

輕悍之衆雪怨舊郢曾不終朝而但鞭墓戮屍以舒

其憤竟無手刃後主之報，豈如蘇子單特子立，靡因靡資，疆讐豪援，據位九卿，城闕大阻，宮府幽絕，埃塵所不能過，霧露所不能沾，不韋變身，憔悴出於百死，冒觸嚴禁，陷族禍門，雖不獲逞，為報已深，況復分骸斷首，以毒生者毒言也，使嵩懷忿結，不得其命，猶假手神靈，以斃之也。力唯匹夫，功隆千乘，比之於員，不以其優乎？議者於是貴之。後太傅陳蕃辟不應，為郡五官掾。初，弘農張負睦於蘇氏，而武威段熲與嵩素善。後負穎有隙，及熲為司隸，以禮辟不韋。不韋懼之，稱病。

是亦不可
以已下

不詣。熲既積憤於負，因發怒，乃追咎不韋前報嵩事，以為嵩表治謙事，被報見誅，君命天也，而不韋讐之。又令長安男子告不韋多將賓客，奪舅財物，遂使從事張賢等就家殺之。乃先以鴆與賢，曰：若賢不得不韋，便同飲此。賢到扶風，郡守使不韋奉謁迎賢，即時收執，并其一門六十餘人，盡誅滅之。諸蘇以是衰破，及段熲為揚球所誅，天下以為蘇氏之報焉。

羊續字興祖，太山平陽人也。其先七世二千石卿校。祖父侵安帝時司隸校尉，父儒桓帝時為太常。續以

忠臣子孫拜郎中去官後辟大將軍竇武府及武敗
 坐黨事禁錮十餘年幽居守靜及黨禁解復辟太尉
 府四遷為廬江太守後揚州黃巾賊攻舒焚燒城郭
 續發縣中男子二十以上皆持兵勒陳其小弱者悉
 使負水灌火會集數萬人并執力戰大破之郡界平
 後安風賊戴風等作亂安風縣屬廬江郡續復擊破之斬首
 三千餘級生獲渠帥其餘黨輩原為平民原免也賦與
 佃器使就農業中平三年江夏兵趙慈反叛殺南陽
 太守秦頡攻沒六縣拜續為南陽太守當入郡界乃

羸服問行侍童子一人觀歷縣邑採問風謠然後乃
 進其令長貪繁吏民良猾悉逆知其狀郡內驚竦莫
 不震懾乃發兵與荊州刺史王敏共擊慈斬之獲首
 五千餘級屬縣餘賊並詣續降續為上言宥其枝附
 賊既清平乃班宣政令俟民病利損於人曰病益於人曰利百姓
 歡服時權豪之家多尚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
 車馬羸敗府丞嘗獻其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
 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續妻後與子祕俱
 往郡舍續閉門不內妻自將祕行其資藏唯有布衾

各不情

蔽祗稠鹽麥數斛而已

說文曰祗稠短衣也廣雅云即襜褕也祗音丁奚反稠音

卜勞顧勅祕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爾母乎使與母

俱歸六年靈帝欲以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

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為左騶騶騎士也其所之往

輒迎致禮敬厚加贈賂續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緼袍

以示之緼故絮也曰臣之所資唯斯而已左騶白之帝不

悅以此故不登公位而徵為太常未及行會病卒時

年四十八遼言薄斂不受賜遼舊典二千石卒官賻

百萬府丞焦儉遵續先意一無所受詔書褒美勅太

山太守以府賻錢賜續家云

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也聊城今博州縣舉孝廉再遷為

京兆令有政理迹舊交阯土多珍產明璣翠羽犀象

璫瑁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出說文曰璣珠之不圓者異物志曰翠鳥形

似鸞翡翠赤而翠青其羽可以為飾廣雅曰璫瑁形似龜出南海巨廷州也前後刺史率多

無清行上承權貴下積私賂財計盈給輒復求見遷

代故吏民怨叛中平元年交阯屯兵反執刺史及合

浦太守自稱柱天將軍靈帝特勅三府精選能吏有

司舉琮為交阯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

重上姓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冤無所民不聊生自

活劉放曰案文自活非本傳文是注以解聊生耳故聚為盜賊琮即移書告

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為

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

路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

飯在事三年為十三州最徵拜議郎時黃巾新破兵

凶之後郡縣重斂因緣生姦詔書沙汰刺史二千石

更選清能吏乃以琮為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

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祖

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

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諸臧過者望風解印

綬去唯瘦陶長濟陰董昭觀津長梁國黃就當官待

琮於是州界翕然靈帝崩大將軍何進表琮為度遼

將軍卒於官

陸康字季寧吳郡吳人也祖父續在獨行傳父褒有

志操連徵不至康少仕郡以義列稱刺史臧旻舉為

茂才除高成令高成縣屬渤海郡也縣在邊垂舊制令戶一人

具弓弩以備不虞不得行來行來猶長吏新到輒發

後漢書

民繕修城郭康至皆罷遣百姓大悅以恩信為治冠

盜亦息州郡表上其狀光和元年遷武陵太守轉守

桂陽樂安二郡所在稱之時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

不足乃詔調民田畝歛十錢而比水旱傷稼百姓貧

若康上疏諫曰臣聞先王治世貴在愛民省徭輕賦

以寧天下除煩就約以崇簡易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而天下之理得

矣故萬姓從化靈物應德末世衰主窮奢極侈造作

無端典制非一勞割自下以從苟欲勞苦割割於下人也故黎

民吁嗟陰陽感動陛下聖德承天當隆盛化而卒被

欲錢鑄銅人更不若銷兵鍊成陽言門

詔書畝歛田錢鑄作銅人伏讀惆悵悼心失圖夫什

一而稅周謂之徹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

也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魯宣稅

畝而蝮災自生公羊傳曰初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何休注云宣公無恩信於人人不肯

盡力於公田起履踐案行擇其畝穀好者稅取之蝮蠶子也公羊傳冬蝮生此言蝮生何上變古易常也注云上謂宣公變易

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左傳曰季孫欲

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私於冉有曰子季孫

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之又何訪

焉豈有聚奪民物以勞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

亾王之法哉謂秦始皇鑄銅人十二卒致滅亡也傳曰君舉必書書而

不法後世何述焉陛下宜留神省察改敝從善以塞
兆民怨恨之望書奏內侍因此譖康援引亾國以譬
聖明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典考其事
岱為表陳解釋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會廬江賊黃
穰等與江夏蠻連結十萬餘人攻沒四縣拜康廬江
太守康申明賞罰擊破穰等餘黨悉降帝嘉其功拜
康孫尚為郎中獻帝卽位天下大亂康蒙險遣孝廉
計吏奉貢朝廷詔書策勞加忠義將軍秩中二千石
時袁術屯兵壽春部曲饑餓遣使求委輸兵甲康以

其叛逆閉門不通內修戰備將以禦之術大怒遣其
將孫策攻康圍城數重康固守吏士有先受休假者
皆遁伏還赴暮夜緣城而入受敵二年城陷月餘發
病卒年七十宗族百餘人遭離饑危歿者將半朝廷
愍其守節拜子儁為郎中少子績仕吳為鬱林太守
博學善政見稱當時幼年曾謁袁術懷橘墮地者也

有名稱

續字公紀
吳志有傳

贊曰伋牧朔藩信立童昏詩守南楚民作謠言奮馳
單乘堪駕毀轅范得其朋

易曰西南得朋廉范遷蜀
郡太守百姓便之蜀在西

南故云

得册也 堂任良

謂委任功曹陳番主簿應嗣郡中大化也

三蘇勁烈

賈廉能季寧拒策城隕衝朝

朝兵車也音彭韻音普勝協反

後漢書卷之六十一

樊宏陰識列傳第二十二

子儵 族曾孫準

樊宏字靡卿南陽湖陽人也世祖之舅其先周仲山

甫封于樊因而氏焉

樊今襄州安養縣也

為卿里著姓父重字

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重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其財

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管理產業物無所棄課

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勩力財利歲倍至乃開

廣田土三百餘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

灌注酈元水經注曰湖水支分東北為樊氏陂東西

十里南北五里亦謂之凡亭陂東樊氏故宅樊

氏既滅庾氏取其陂故嗔曰陂汪汪下田良樊氏先業庾氏昌其陂至今猶名為樊陂在今鄧州新野縣

之西南也又魚池牧畜有求必給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

時人唾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

焉貴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卿閭外孫何氏兄弟

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美推為三

老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

文契責家聞者皆慙爭往償之責音側諸子從勅竟

不肯受宏少有志行王莽末義兵起劉伯升與族兄

賜俱將兵攻湖陽城守不下賜女弟為宏妻湖陽由

是收繫宏妻子令出譬伯升宏因留不反湖陽軍

欲殺其妻子長吏以下共相謂曰樊重子父禮義恩

德行於鄉里雖有罪且當在後會漢兵日盛湖陽惶

急未敢殺之遂得免脫更始立欲以宏為將宏叩頭

辭曰書生不習兵事竟得免歸與宗家親屬作此

自守老弱歸之者千餘家時赤眉賊掠唐子鄉多所

殘殺欲前攻宏營宏遣人持牛酒米穀勞遺赤眉赤

眉長老先聞宏仁厚皆稱曰樊君素善且今見待如

此何心攻之引兵而去遂免寇難世祖即位拜光祿

侯

大夫位特進次三公建武五年封長羅侯

長羅縣名屬陳留郡

汝城在今滑州

十三年封弟丹為射陽侯

在射水之陽水經注

曰此水西南流射水注之水出射城北建武十三年

射陽縣疑遠非此地也

兄子尋玄鄉侯族兄忠更父侯十五年

定封宏壽張侯十八年帝南祠章陵過湖陽祠重墓

追爵謚為壽張敬侯立廟於湖陽車駕每南巡常幸

其墓賞賜大會宏為人謙柔畏慎不求苟進常戒其

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執也天道

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

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人道惡盈而

可法

好謙也

保身全已豈不樂哉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

伏待事時至乃起帝聞之常勅騶騎臨朝乃告勿令

豫到宏所上便宜及言得失輒平自書寫毀削草本

公朝訪逮不敢眾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帝甚重

之及病困車駕臨視留宿問其所欲言宏頓首自陳

無功享食大國誠恐子孫不能保全厚恩令臣魂神

慙負黃泉願還壽張食小鄉亭帝悲傷其言而竟不

許二十七年卒遺勅薄葬一無所用以為棺柩一臧

不宜復以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

臧帝善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為式賜錢千萬布萬

匹謚曰恭侯贈以印綬車駕親送葬子儵嗣帝悼宏

不已復封少子茂為平望侯平望縣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北海縣西北

俗名平望臺也樊氏侯者凡五國明年賜儵第鮪及從昆弟

七人合錢五十萬

論曰昔楚頃襄王問陽陵君曰君子之富何如對曰

假人不德不責食人不使不役親我愛之眾人善之

假貸人者不自以為德不責其報也食善人者不使役之故眾人稱善也說苑曰楚王問莊辛之言也

原陵
或云流雲
似送嬰后
與丘曜同休

乃若樊重之折契止訟其庶幾君子之富乎分地以用天道實廩以崇禮節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取諸理化則亦

可以施於政也與夫愛而畏者何殊間哉左傳曰是以其人畏

而愛之何殊間哉言不異也間音古莧反

儵字長魚劉攽曰樊儵字長魚按儵非魚類與名不合疑本是儵字儵即魚名可為字也又

按儵第名鮪知謹約有父風事後母至孝及母卒哀

思過禮毀病不自支世祖常遣中黃門朝暮送饘粥

饘糜服闋就侍中丁恭受公羊嚴氏春秋嚴彭祖也建武

中禁網尚濶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儵外戚爭遣

致之而儵清靜自保無所交結及沛王輔事發貴戚子弟多見收捕儵以不豫得免帝崩儵為復土校尉

復土校尉主葬事復土於壙也永平元年拜長水校尉與公卿雜定

郊祠禮儀以識記正五經異說北海周澤琅邪承宮並海內大儒儵皆以為師友而致之於朝上言郡國

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耆宿大賢多見廢棄宜

勅郡國簡用良俊又議刑辟宜須秋月以順時氣顯

宗並從之二年以壽張國益東平王徙封儵燕侯

名屬東郡其後廣陵王荆有罪帝以至親悼傷之詔儵與

羽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獄事竟奏請誅荆引見宣

明殿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即我子卿等敢

爾耶儵仰而對曰天下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

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公羊傳之文也將者將為弑逆之事也

是以周公誅弟季友鳩兄經傳大之周公之弟管蔡二叔流言於國

云周公攝政將不利於成王故周公誅之左傳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杜預注曰

蔡叔也又曰魯莊公有疾叔牙欲立公子般友遂鳩叔牙殺之公羊傳曰季子殺母兄何善其誅不得避

兄君臣之義也上蔡音薩劉攽曰注臣等以荆屬何善其誅不得避兄案文其當作爾

託毋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令陛下子

○劉歆曰案臣等專誅而已專謂不請也帝歎息良久儵

益以此知名其後第鮪為子賞求楚王英女敬鄉公

主儵聞而止之曰建武時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

謂宏封長羅侯弟丹射陽侯兄子弟壽玄時特進一

鄉侯族兄忠更父侯宏又封壽張侯也

言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宏為特進但以貴寵過盛即

為禍患故不為也且爾一子奈何棄之於楚乎鮪不

從十年儵卒贈助甚厚謚曰哀侯帝遣小黃門張音

問所遺言先是河南縣亾失官錢典負者典謂主典負謂欠負

坐歿及罪徒者甚眾遂委責於人以償其耗鄉部吏

司因此為姦儵常疾之又野王歲獻甘醪膏錫醪醇酒汁

將也每輒擾人吏以為利儵並欲奏罷之疾病未及

得上音歸具以聞帝覽之而悲歎勅二郡並令從之

長子汜嗣以次子柳梵為郎其後楚事發覺帝追念

儵謹恪又聞其止鮪婚事故其諸子得不坐焉梵字

文高為郎二十餘年三署服其重慎三署解見和帝紀也悉推

財物二千餘萬與孤兄子官至大鴻臚汜卒子時嗣

時卒子建嗣建卒無子國絕永寧元年鄧太后復封

建第盼盼卒子尚嗣初儵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

後漢書 樊儵傳 六

修九江夏勤皆為三公勤字伯宗為京宛二縣令零陵太守所在有理能稱安帝時位至司徒

準字幼陵宏之族曾孫也準或作淮父瑞好黃老言清靜

少欲準少勵志行修儒術以先父產業數百萬讓孤

兄子永元十五年和帝幸南陽準為郡功曹召見帝

器之拜郎中從車駕還宮特補尚書郎鄧太后臨朝

儒學陵替準乃上疏曰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

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孳孳為善孟子曰雞鳴而起後

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尚書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也及光武

皇帝受命中興羣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

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

之資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

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

欣雖闕里之化矍相之事誠不足言孔子闕里人也禮記云孔子射

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也又多徵名儒以克禮官如沛國趙孝

琅邪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安車坐乘之車也告歸謂休假

歸也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

廊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

皤皤白首貌也音步河反書曰皤皤

良士華首謂白首也

每讌會則論難行行其求政化

行行和詳樂貌也

覽羣言響如振玉

孟子曰金聲而玉振也

朝者進而思政罷者

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

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衆百數

開門謂開一家之說

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

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

言永平今學者蓋少遠矣其博士倚席不講儒者

競論浮麗忘蹇蹇之忠習諛諛之辭

諛諛諛言也音踐前書曰昔秦

穆公說諛諛之言也

文史則去法律而學詆欺

詆欺也

銳錐刀之

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

左傳曰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貽

子產書曰今子相鄭立謗政鑄刑書人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鄭其敗乎杜預

注云錐刀喻小事也

昔孝文寶后性好黃老而清靜之化流景

武之間臣愚以為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

進儒雅有如孝官者徵詣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

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續其業復

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

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

周易曰君

子進德 太后深納其言是後屢舉方正敦樸仁賢之

士準再遷御史中丞永初之初連年水旱災異郡國

多被饑困準上疏曰臣聞傳曰饑而不損茲曰太厥

災水洪範五行傳之文也言下人飢饉君春秋穀梁

傳曰五穀不登謂之大侵大侵之禮百官備而不制

官職備列羣神禱而不祠禱請而已由是言之調和

陰陽寔在儉節朝廷雖勞心元元事從省約而在職

之吏尚未奉承夫建化致理由近及遠故詩曰京師

翼翼四方是則韓詩之文也今可先令太官尚方考

功制放曰考功當作工上林池籞諸官實減無事之

物前書百官表曰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屬官有太

官考工尚方上林中十池監也太官掌御膳飲食

考工上作器械尚方主作刀劍器物籞者於池苑中

以竹綿聯之為禁籞也實減謂實覆其數減之也

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五府謂太傅太尉司

徵發也省減也中都官吏在京如此則化及四方人

勞省息伏見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勝

瞻雖有其名終無其實可依征和元年故事武帝征

詔曰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乏

所今雖有西屯之役宜先東州之急

時先零羗斷隴道大為寇害遣

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討之故曰西屯役也

東州謂冀兗州時又遣光祿大夫樊豐呂倉分冀兗

二州廩貸流人也

如遣使者與二千石隨事消息悉留富人

守其舊土轉尤貧者過所衣食誠父母之計也

衣音于既

反食音嗣

願以臣言下公卿平議太后從之悉以公田賦

與貧人卽擢準與議郎呂倉並守光祿大夫準使冀

州倉使兗州準到部開倉廩食廩給慰安生業流人咸

得蘇息還拜鉅鹿太守時饑荒之餘人庶流迸家戶

且盡準課督農桑廣施方畧替年間穀粟豐賤數十

倍而趙魏之郊數為羗所鈔暴準外禦寇虜內撫

姓郡境以安五年轉河內太守時羗復屢入郡界準

輒將兵討逐修理塢壁

說文曰塢小障也

威名大行視事三

年以疾徵三轉為尚書令明習故事遂見任用元初

三年代周暢為光祿勳五年卒於官

陰識字次伯南陽新野人也光烈皇后之前母兄也

其先出自管仲管仲七世孫修自齊適楚為陰大夫

因而氏焉秦漢之際始家新野及劉伯升起義兵識

時游學長安聞之委業而歸率子弟宗族賓客千餘

人往詣伯升伯升乃以識為校尉更始元年遷偏將

軍從攻宛別降新野滎陽杜衍冠軍胡陽五縣並屬南陽郡

二年更始封識陰德侯行大將軍事建武元年光武

遣使迎陰貴人於新野并徵識識隨貴人至以為騎

都尉更封陰鄉侯二年以征伐軍功增封識叩頭讓

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眾臣托屬掖廷仍加爵邑

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之以為關都尉鎮函谷遷侍

中以毋憂辭歸十五年定封原鹿侯原鹿縣屬汝南郡俗本鹿作慶

者及顯宗立為皇太子以識守執金吾輔導東宮帝

每巡郡國識常留鎮守京師委以禁兵入雖極言正

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以勅

戒貴戚激厲左右焉識所用掾史皆簡賢者如虞延

傅寬薛悛等多至公卿校尉顯宗即位拜為執金吾

位特進永平二年卒贈以本官印綬謚曰貞侯子躬

嗣躬卒子璜嗣永初七年為奴所殺無子國絕永寧

元年鄧太后以璜弟淑紹封淑卒子鮪嗣躬弟子綱

女為和帝皇后封綱吳房侯位特進三子軼輔敞皆

黃門侍郎后坐巫蠱事廢綱自殺輔下獄死軼敞徙

日南識第興

興字君陵光烈皇后母弟也為人。有膂力建武二年。為黃門侍郎守期門僕射典將武騎從征伐平定郡。國興每從出入常操持小蓋障翳風雨躬履塗泥率先期門光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清宮甚見親信雖好施接賓然門無俠客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哀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為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為言是以世稱其忠平第宅苟完裁蔽風雨九年遷侍中賜爵關

內侯帝後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竝蒙爵土。今天下

望誠為盈溢。

缺音羗志反前書音義曰缺猶冀也一音決猶望之也

臣蒙陛下

貴人恩澤至厚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

興之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貴人不讀書記

邪亢龍有悔

易乾卦上九爻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亢極也龍以喻君言居上體之極則有

悔吝之災也

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

眈眈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為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為宗親

求位十九年拜衛尉亦輔導皇太子明年夏帝風眩疾甚後以興領侍中受顧命於雲臺廣室尚書曰成王將崩命

召公作顧命孔安國注云臨終之命日顧命洛陽南宮有雲臺廣德殿

會疾瘳召見興

欲以代吳漢為太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

遂聽之二十三年卒時年三十九興素與從兄嵩不相能然敬其威重興疾病帝親臨問以政事及郡臣能不興頓首曰臣愚不足以知之然伏見議郎席廣謁者陰嵩並經行明深踰於公卿興沒後帝思其言

遂擢廣為光祿勳嵩為中郎將監羽林十餘年以議

勅見幸顯宗即位拜長樂衛尉遷執金吾永平元年

詔曰故侍中衛尉關內侯興典領禁兵從平天下當

以軍功顯受封爵又諸舅比例應蒙恩澤興固讓安

乎里巷輔導朕躬有周昌之直

前書曰周昌沛人也為御史大夫為人強

力致直言極諫也

在家仁孝有曾閔之行不幸早卒朕甚傷

之賢者子孫宜加優異其以汝南之鮦陽封興子慶

為鮦陽侯

鮦陽故城在今豫州新蔡縣北在鮦水之陽也音紂

慶弟博為滎疆

侯

滎疆縣屬汝南郡在滎水之北

博弟員丹竝為郎慶推田宅財物

悉與員丹帝以慶義讓擢為黃門侍郎慶卒子琴嗣

建初五年興夫人卒肅宗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即墓

賜策追謚興曰翼侯琴卒子萬全嗣萬全卒子桂嗣

興第就嗣父封宣恩侯後改封為新陽侯

新陽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真陽縣西南就善談論朝臣莫及然性剛傲不得眾

舉顯宗即位以就為少府位特進就子豐尚鄆邑公

主光武女也公主嬌妒豐亦狷急狷疾也音絹永平二年遂殺

主被誅父母當坐皆自殺國除帝以舅氏故不極其

刑陰氏侯者凡四人初陰氏世奉管仲之祀謂為桓

君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

形見雜五行書曰竈神名禪字子郭衣黃衣夜被髮從竈中出知其名呼之可除凶惡宜市猪肝沈

龜今婦孝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已後

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與馬僕隸比於邦君子方

常言我子孫必將疆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

以臘日祀竈而薦黃羊焉齊年少有才能頗欲

贊曰權族好傾后門多毀焚氏世篤陰亦戒侈恂恂

苗胤傳龜襲紫恂恂恭順貌也公侯皆紫綬金印龜鉞見應劭漢官儀

後漢書卷之六十三

朱馮虞鄭周列傳第二十三

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初從光武為大司馬主簿

遷偏將軍從破邯鄲光武遣吳漢誅更始幽州牧苗

曾乃拜浮為大將軍幽州牧守薊城遂討定北邊建

武二年封武陽侯食三縣浮年少有才能頗欲厲風

迹風化之迹也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涿郡王岑之屬以

為從事岑後為浮州牧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

乃多發諸郡倉穀廩贍其妻子漁陽太守彭寵以為

天下未定帥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實

謂甲兵糧

儲也女傳曰

不從其令浮性矜急自多

矜誇多自取也

頗有

不平因以峻文詆之

峻嚴切也詆誣也

寵亦狠強兼負其功

嫌怨轉積浮密奏寵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貨

賄殺害友人多聚兵穀意計難量寵既積怨聞遂大

怒而舉兵攻浮浮以書質責之

質正也

曰益聞知者順

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

而無賢輔卒自弃於鄭也

左傳曰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其叔段及

莊公即位武姜為之請京使居謂之京城太叔既而太叔將襲鄭公命子封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出奔共

伯通以名字典郡

伯通彭寵字也以名字顯著也

有佐命之功

武

初鎮河北寵遣吳漢等發步兵三千人先歸光武及圍邯鄲寵轉食前後不絕也

臨人親職

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為

國耳即疑浮相譖何不詰闕自陳而為族滅之計乎

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

光武賜寵

號大將軍故云

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

柱石以屏

為喻

匹夫勝母尚能致命一餐

左傳曰趙盾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

餓問曰三日不食矣食之後晉靈公欲殺趙盾

豈有

輒為公甲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免盾勝母未詳

身帶三綬職典大邦

寵為漁陽太守建忠而不顧恩

義生心外畔者乎伯通與吏人語何以爲顏行步拜起何以爲容坐臥念之何以爲心引鏡窺影何施着目舉措建功何以爲人情乎弃休今之嘉名造梟鴟之逆謀梟鴟即鴟梟也其子適大還食其母說文云不孝鳥也捐傳世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灾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爲世笑死爲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耿况字也况爲上谷太守初與寵結謀共歸光武也俠遊謙讓屢有降挹之言挹損也而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

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執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世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謾言浮密奏寵上徵之寵妻勸寵無應徵又與長所親信計議吏皆怨浮勸寵止不應徵也長爲羣后惡法永爲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

私讐勿以前事自誤願留意顧老母幼弟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讐者所快寵得書愈怒愈猶益也

攻浮轉急明年涿郡太守張豐亦舉兵反時二郡畔

戾北州憂恐浮以為天子必自將兵討之而但遣游

擊將軍鄧隆陰助浮浮懷懼以為帝怠於敵不能救

之乃上疏曰晉楚宋列國俱為諸侯莊王以宋執其

使遂有投袂之師魏公子顧朋友之要觸冒強秦之

鋒夫楚魏非有分職匡正之大義也莊王但為爭強

而發忿公子以一言而立信耳

左傳曰楚莊王使申舟無畏聘于齊曰無

假道於宋宋人殺無畏莊王聞之投袂而起遂發兵

圍宋史記魏公子無忌魏昭王之少子封信陵君仁

而好士食客三千人公子姊為趙平原君媵妻秦圍

邯鄲求救於魏魏以秦強不敢救公子乃竊兵符奪

晉鄙軍以救趙秦兵遂解也今彭寵反叛張豐逆節以為陛下必

弃捐他事以時滅之既歷時月寂漠無音從圍城而

不救放逆虜而不討臣誠惑之晉高祖聖武天下既

定猶身自征伐未嘗寧居高祖定天下之後猶自征匈奴陳豨黥布等也陛

下雖興大業海內未集而獨逸豫不顧北垂百姓遑

遑無所繫心三河冀州曷足以傳後哉今秋稼已熟

復為漁陽所掠張豐狂悖姦黨日增連年拒守吏士

疲勞甲冑生蟣虱弓弩不得弛鄭玄注周禮上下焦曰弛釋下也

心相望救護仰希陛下生活之恩詔報曰往年赤眉

跋扈長安跋扈猶暴橫也吾策其無穀必東果來歸降今度

此反虜執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克

故須後麥耳須待也浮城中糧盡人相食會上谷太守

耿況遣騎來救浮浮乃得遁走南至良鄉其兵長反

遮之兵長兵之長帥也浮恐不得脫乃下馬刺殺其妻僅以

身免城降於寵尚書令侯霸奏浮敗亂幽州構成寵

罪徒勞軍師不能死節罪當伏誅帝不忍以浮代賈

復為執金吾徙封父城侯後豐寵並自敗帝以二千

石長吏多不勝任不擇而後官時有纖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交易

紛擾百姓不寧六年有日食之異浮因上疏曰臣聞

日者眾陽之所宗君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據郡典

縣皆為陽為上為尊為長若陽上不明尊長不足則

于動三光垂示王者于犯也三光日月星也五典紀國家之政

禮記曰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潔靜精

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鴻範別災異之文鴻範尚書篇名箕子為武王陳政道陰陽之法災異即咎徵之類也皆宣明天道以徵來事者也微驗也陛下哀愍海內新

離禍毒保宥生人也

宥寬也

使得蘇息而今牧人之吏多

未稱職小違理實輒見斥罷豈不粲然黑白分明哉

淮南子曰聖人見是非若黑白然以堯舜之盛猶加

之別於目清濁之形於耳也

三考考謂考其功最也尚書舜典曰三載考績二考黜陟幽明也

大漢之興亦累

功效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各子孫因為氏姓

前書武帝

時漢有天下已七十餘年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

為姓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音義曰時無事吏不數

轉至於子孫而不轉職今倉氏庫氏因以為姓即倉庫吏之後也

理論議之徒豈不誼譁蓋以為天地之功不可倉卒

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聞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

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

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

以騁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

舉劾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僞以希虛譽斯皆羣陽騷

動日月失行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天折功卒成者必

亟壞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

天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願陛下遊

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後

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見論

天下幸甚帝下其議羣臣多同於浮自是牧守易

管長丁
孫文仕成
功

代頗簡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
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驗然後黜退帝時用明察不
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刺舉即州牧也浮復上疏曰
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違自宗室諸王外家后親皆
奉遵繩墨無黨執之名至或乘牛車齊於編人斯固
法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求之於事宜以和平而災
異猶見者而豈徒然天道信誠不可不察竊見陛下
疾往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即位以來不用舊典信
刺舉之官黜出轉之任至於有所劾奏便加免退覆

續三公

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為腹心而
使者以從事為耳目是為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
使者刺史也續漢志曰每州有從事秩百石耳目謂令丞察也平謂平決也故羣下苛刻
各自為能兼以私情容長憎愛在職皆競張空虛以
要時利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坐被空文不可
經盛衰貽後土也貽遺也夫事積久吏自重重猶愛
吏安則人自靜傳曰五年再閏天

乃備周天三百六十五度
四分度之一行一度一年十二
一歲三百五十四日是為每歲月
四分度之一不匝一年餘十一日
年即餘三十三日四分日之三間
又小是五年即

朱浮傳

得冉夫以天地之靈猶五載以成千化况人道哉臣

浮愚戇不勝愧懼願陛下留心千里之任省察偏言

之奏七年轉太僕浮又以國學既興宜廣博士之選

乃上書曰夫太學者禮義之宮教化所由興也陛下

尊敬先聖垂意古典宮室未飾干戈未休而先建太

學造立橫舍橫學也或作比日車駕親臨觀饗將以

弘時雍之化顯勉進之功也雍和也書曰黎民於尋

博士之官為天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得而不絕舊事

爭試博士必廣求詳選爰自畿夏及四方是以博

舉明經唯賢是登畿王畿夏華夏也漢官儀曰博士

至十四人太常差選有聰明威重一人為祭酒總須

綱紀其舉狀曰生事愛敬喪攷如禮通易尚書孝經

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

金瘻痾疾世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四

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學者精勵遠近同慕伏聞詔書更

試五人唯取見在洛陽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將有所

失求之密邇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凡策

試之本貴得其真非有期會不及遠方也又諸所徵

試皆私自發遣非有傷費煩擾於事也語曰中國失

禮求之於野劉歆移書太常曰夫禮失求臣浮幸得

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

後漢書 朱浮傳 八

與講圖識與音預故敢越職帝然之二十年代竇融為

大司空二十二年坐賣弄國恩免二十五年徙封新

息侯帝以浮陵轢同列每銜之陵轢猶欺蔑也惜其功能不

忍加罪永平中有人單辭告浮事者單辭謂無正據也詩曰明清于

單辭顯宗大怒賜浮死長水校尉樊儵言於帝曰唐堯

大聖兆人獲所獲得也尚優遊四凶之獄厭服海內之

心優遊謂優柔也四凶者鯀共工驩兜三苗左傳曰舜流四凶族今云堯者舜為堯臣而流之也書曰

四罪而天下咸服使天下咸知然後極罰極誅也音紀力反浮事雖

昭明而未達人聽宜下廷尉章著其事帝亦悔之

論曰吳起與田文論功文不及者三朱買臣難公孫

弘十策弘不得其一終之田文相魏公孫宰漢誠知

宰相自有體也史記魏置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

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田文曰

不如子吳起曰理百官親萬人實府庫子孰與起田

文曰不如子吳起曰守西河秦人不敢東向韓趙賓

從子孰與起田文曰不如子吳起曰此三者子皆出

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田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

百姓不信方是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吳起默

然良久曰屬之於子矣田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上也吳起方乃自知不如武帝時方築朔方公孫弘諫以爲罷弊中國上使朱買臣難弘發十策弘不得一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三謂動容貌正顏色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籩豆禮器

也。小細之務有司所主，非人君之事也。而光武明帝躬好吏事，亦以課

覈三公，課其殿最。其人或失，而其禮稍薄，至有誅斥

詰辱之累，任職責過，一至於此。追感賈生之論，不亦

篤乎？賈誼曰：廉耻禮節以繩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點剽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是時人告周勃謀反，繫長安卒，無事故，誼以此譏上也。朱浮議諷苛察欲速之

弊然矣。論語：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以光武帝明察煩刻，故

引焉得長者之言哉？前書：龔遂為渤海郡太守，王生謂遂曰：君即見上問君何以化

渤海，宜曰：聖主之力非小臣之力也。既至前上果問

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也。

馬魴字孝孫，南陽湖陽人也。其先魏之支別，食菜馮

城，因以氏焉。東觀記曰：其先魏之別封曰華侯，華侯孫長卿食菜馮城，因以氏焉。魴父名揚

也。○劉攽曰：食菜馮城，菜當為采音，乃為菜耳。秦滅魏，遷于湖陽，為郡族

姓王莽末，四方潰畔，魴乃聚賓客，招豪傑，作營壑，以

待所歸。待真主也。是時湖陽大姓虞都尉友成稱兵，先與

同縣申屠季有仇，而殺其兄，謀滅季族。季亡歸魴，魴

將季欲還其營道，逢都尉從弟長卿來，欲執季，魴叱

長卿曰：我與季雖無素，故士窮相歸，要當以死任之。

卿為何言？遂與俱歸。季謝曰：蒙恩全死，無以為報恩。

有牛馬財物，願悉獻之。魴作色曰：吾老親弱弟皆賊

後漢書 馮魴傳 十

城中今日相與尚無所顧何云財物乎季慙不敢復言。魴自是為縣邑所敬信，故能據營自固。時天下未定，而四方之士擁兵矯稱者甚眾，唯魴自守，兼有方略。光武聞而嘉之。建武三年，徵詣行在所，見於雲臺。即南宮。拜虞令。虞縣屬梁國，本虞國，舜後所封之邑。今宋州虞城縣也。為政敢殺伐，以威信稱。遷郊令，後車駕西征，隗囂、潁川盜賊羣起，郊賊延褒等眾三千餘人，攻圍縣舍。魴率吏士七十許人，力戰連日，弩矢盡，城陷。魴乃遁去。帝聞郡國反，即馳赴潁川。魴詣行在所，帝案行園處，知魴力

戰乃嘉之，曰：「此健令也。」所當討擊，勿拘州郡。褒等聞

帝至，皆自髡剔。

剔音他，狄反。聲類曰：亦髡。字音他，計反。謂剃去髮也。

負鉄鑕。

說文

曰鉄剉，刃也。鑕，榘也。音質。

將其眾請罪，帝且赦之，使魴轉降諸聚

落。縣中平定，詔乃悉以褒等還。魴誅之。魴責讓以行軍

法，皆叩頭曰：「今日受誅，死所無恨。」魴曰：「汝知悔過，伏

罪，今一切相赦，聽各反農桑，為令作耳目，皆稱萬歲。

是時每有盜賊，並為褒等所發，無敢動者。縣界清淨。

十三年，遷魏郡太守。二十七年，以高第入代。趙熹為

太僕。中元元年，從東封岱宗，行衛尉事。還代，張純為

司空賜爵關內侯二年帝崩使魴持節起原陵更封
 楊邑鄉侯食三百五十戶永平四年坐考隴西太守
 鄧融聽任姦吏策免削爵土六年顯宗幸魯復行衛
 尉事七年代陰嵩為執金吾魴性矜嚴公正在位數
 進忠言多見納用十四年詔復爵土明年東巡郡國
 留魴宿衛南宮東觀記曰勅魴車駕發後將緹騎宿
 武門複道上領南宮吏士保給牀
 席子孫得到魴所建初三年以老病乞身肅宗許之其冬為
 五更詔魴朝賀就列侯位元和三年卒時年八十六
 子柱嗣尚顯宗女獲嘉長公主少為侍中以恭肅謙

約稱位至將作大匠杜卒子定嗣官至羽林郎

卒無子國除定弟石襲母公主封獲嘉侯亦為侍中

稍遷衛尉能取悅當世為安帝所寵帝嘗幸其府留

飲十許日賜駁犀具劔佩刀以班犀飾劔也紫艾綬艾即蓋綠色也

其色似艾玉玦各一半環曰玦以飾帶也拜子世為黃門侍郎世第

二人皆郎中自永初兵荒王侯租秩多不充於是特

詔以他縣租稅足石令如舊限足音即歲入穀三萬

斛錢四萬遷光祿勳遂代楊震為太尉乃北鄉侯立

章帝孫濟北惠王壽之子懿也遷太傅與太尉東萊劉喜參錄尚書

事順帝既立石與喜皆以阿黨閹顯江京等策免復

為衛尉卒子代嗣

○劉攽曰子世為郎子代嗣案世本名代前拜為郎時作世後謂立

時作代蓋後人見其名疑代以為避太宗諱所改遂還作世而忘其後尚皆作代也今前後不同遂似兩

人當定從一所以知世即代者拜家一人為郎必是長子自然嗣立者非他人也代卒弟承

嗣為步兵校尉石弟珖

珖音光

和帝時詔封楊邑侯

○劉

攽曰案侯國絕而復續者皆曰紹封前後非一今此曰詔悞

亦以石寵官至城門

校尉卒子肅嗣為黃門侍郎

虞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也

東昏縣故城在今汴州陳留縣東北東昏屬山

陽郡俗本為緡者悞也

延初生其上有物若一疋練遂上昇天

占者以為吉及長長八尺六寸要帶十圍力能扛鼎

說文曰扛鼎橫關對舉也扛音江

少為戶牖亭長時王莽貴人魏氏

謝承書曰莽貴人魏氏以椒房之寵威傾郡縣

賓客放縱

○劉攽曰案當作縱古文雖通而注

不音明其當作縱也并下後縱同

延率吏卒突入其家捕之以此見

怨故位不升性敦朴不拘小節又無鄉曲之譽王莽

末天下大亂延常嬰甲冑擁衛親族扞禦鈔盜賴其

全者甚衆延從女弟年在孩乳其母不能活之弃於

溝中延聞其號聲哀而收之養至成人

謝承書曰養育成人以妻

同縣人

建武初仕執金吾府除細陽令

細陽縣屬汝南郡故城在

今類州汝陰縣西北每至歲時伏臘輟休遣徒繫各使歸家並

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

而死延率掾吏○劉攽曰案郡有掾有殯于門外百

姓感悅之後去官還鄉里太守富宗聞延名召署功

曹富姓宗性奢靡車服器物多不中節延諫曰管晏

嬰輔齊鹿裘不完晏子曰晏子布衣鹿裘以朝公曰

也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左傳曰季文子相魯以約

失之者鮮矣宗不悅延即辭退居有頃宗果以侈從

被誅臨當伏刑掣涕而歎曰恨不用功曹虞延之諫

元武聞而奇之二十年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靈

后園陵在焉小黃縣屬陳留郡故城在今汴州陳留

小黃北後為作陵廟於小黃陳留風俗傳云沛公起

兵野戰喪皇妣于黃卿天下平乃使使者梓宮招魂

幽野有丹蛇在水自洗濯入于梓宮其浴處仍有遺

髮故謚曰昭靈夫人因作園陵寢殿司馬門鍾簾衛

守小黃有祭器籩豆鼎俎時延為部督郵詔呼引見

之屬十四鍾廟基尚存焉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占拜可觀其陵樹株葉皆

諳其數株根也藥伐俎豆犧牲頗曉其禮帝善之勅

延從駕到魯還經封丘城門門下小不容羽蓋封丘

郵言辭激揚有感帝意乃制詔曰以陳留督郵虞延

故貫御史罪也貫放延從送車駕西盡郡界賜錢及劔

帶佩刀還郡於是聲名遂振二十三年司徒王況辟

焉謝承書曰况字文伯京兆杜陵人也代為三輔各

族該總五經志節高亮為陳留太守性聰敏善行

德教永平十五年蝗至起泰山彌衍交豫過陳留界

飛逝不集五穀獨豐章和元年詔以况為司徒王姓

音時元正朝賀帝望而識延遣小黄門馳問之即日

召拜公車令明年遷洛陽令是時陰氏有客馬成者

常為奸盜延收考之陰氏屢請獲一書輒加笞二百

笞極也信陽侯陰就就光烈皇后弟也乃訴帝譖延

多所冤枉帝乃臨御道之館親錄囚徒延陳其獄狀

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成乃回欲趨東延前執之

謂曰爾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齊景公問晏

患對曰患社鼠公曰何謂社鼠對曰社子口理既何

鼠不可熏人君之左右亦國之社鼠也今考實未竟

宜當盡法成大呼稱枉陛戟即以戟刺延叱使置之

續漢志曰凡郎官皆主親戟宿衛也帝知延不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

自取之呵使速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戚斂手莫敢

干法在縣三年遷南陽太守永平初有新野功曹鄧

衍以外戚小侯每豫朝會而容姿趨步有出於眾顯

宗目之顧左右曰朕之儀貌豈若此人特賜輿馬衣

服延以衍雖有容儀而無實行未嘗加禮帝既異之

乃詔衍令自稱南陽功曹詣闕謝承書曰帝賜輿馬衣服劔珮方錢二萬

南陽計吏歸具以啓延延知衍華不副實行不配容積三年不用於是上乃自勅衍稱南陽功曹詣闕

既到拜郎中遷玄武司馬玄武宮之北門也每宮城門皆有司馬一人秩千石

別續衍在職不服父喪帝聞之乃歎曰知人則哲惟

帝難之信哉斯言衍慙而退由是以延為明三年徵

代趙熹為太尉八年代范遷為司徒歷位二府十餘

年無異政績會楚王英謀反陰氏欲中傷之使人私

以楚謀告延延以英藩戚至親不然其言又欲辟幽

州從事公孫弘郡國有從事主督促文書察舉非法皆州自辟除故通為百石即功曹從

事理中從事之類以弘交通楚王而止並不奏聞及

英事發覺詔書切讓延遂自殺家至清貧子孫不免

寒餒餒餓也謝承書曰身沒之後家貧空子孫同衣而出并日而食延從曾孫放字

子件少為太尉楊震門徒及震被讒自殺順帝初放

詣闕追訟震罪由是知名桓帝時為尚書以議誅大

將軍梁冀功封都亭侯後為司空坐水灾免性疾惡

宦官遂為所陷靈帝初與長樂少府李膺等俱以黨

事誅

鄭弘字巨君會稽山陰人也

孔靈符會稽記曰射的
山南有白鶴山此鶴為

仙人取箭漢太尉鄭弘嘗采薪得一遺箭頃有人覓弘
還之問何所欲弘識其神人也曰常患若邪溪載薪為

難願旦南風暮北風後果然故若
邪溪風至今猶然呼為鄭公風也從祖吉宣帝時為

西域都護 謝承書曰其曾祖父本齊國臨淄人官至
蜀郡屬國都尉武帝時徙強宗大姓不得

族居將三子移居山陰因遂家焉長子吉雲中都尉
西城都護中子兖州刺史小子舉孝廉理劇東部侯

也弘少為鄉嗇夫 謝承書曰為靈文鄉嗇夫愛人如
子續漢志曰其鄉小者縣署嗇夫

一人主知人善惡為役先後知
人貧富為賦多少平其差品也太守第五倫行春

常以春行阻主縣勸人農
來振救之絕見續漢志也見而深奇之召署齋舉孝

廉弘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贛楚王英謀反發覺以疏

引贛 疏書也贛被收捕疾病於道亡沒妻子閉繫詔獄

掠考連年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名姓以逃其

禍弘獨髡頭負鉄鑽詣闕上章為贛訟罪顯宗覺悟

即赦其家屬弘躬送贛喪及妻子還鄉里由是顯名

拜為騶令 騶令兖州也謝承書曰弘勤行德化部人
王逢等得路遺寶物縣於道衢求主還之

魯國當春大旱五穀不豐騶獨致雨偏熟永平十五
年蝗起泰山流被郡國過騶界不集郡因以狀聞詔

書以為不然遣
使案行如言也政有仁惠民稱蘇息遷淮陰太守

書曰弘消息徭賦政不煩苛行春大旱隨車致雨白
鹿方道俠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國曰鹿為吉為凶

後漢書 鄭弘傳 十七

國拜賀曰聞三公車轎四遷建初為尚書案劉敞曰漢郡無

淮陰者當是淮陽此時未為陳國也下文又少一初字舊制尚書郎限滿補縣

長令史丞尉弘奏以為臺職雖尊而酬賞甚薄至於

開選多無樂者樂音五孝反請使郎補千石令史為長劉

敞曰案文少一令字但云千石不知何官但云史不合上文帝從其議弘前後所

陳有補益王政者皆著之南宮以為故事出為平原

相徵拜侍中建初八年代鄭眾為大司農舊交阯七

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東冶縣屬會稽郡太康地理志云漢武帝名為東冶後改

為東侯官今泉州閩縣是汎海而至風波艱阻沉溺相係弘奏開

零陵桂陽嶠道於是夷通嶠嶺也夷平也至今遂為常路今謂

范曄時也在職二年所息省三億萬計時歲天下遭旱邊

方有警人食不足而帑藏殷積說文曰帑今庫所藏之物弘又奏

宜省貢獻減徭費以利飢人帝順其議元和元年代

鄧彪為太尉時舉將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

朔朝見弘曲躬而自卑帝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

風分隔其間以雲母飾屏風也由此以為故事在位四年奏

尚書張林阿附侍中竇憲而素行穢穢又上洛陽令

楊光憲之賓客在官貪殘並不宜處位書奏吏與光

鄭弘傳 十八

故舊因以告之光報憲憲奏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詰讓弘收上印綬弘自詣廷尉詔勅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陳謝并言竇憲之短帝省章遣醫占弘病比至已卒臨歿悉還賜物勅妻子褐巾布衣素棺殯殮以還鄉里

周章字次叔南陽隨人也

叔或作升

初仕郡為功曹時大

將軍竇憲免封冠軍侯就國章從太守行春到冠軍太守猶欲謁之章進諫曰今日公行春豈可越儀私交且憲椒房之親執傾王室而退就藩國禍福難量

明符解見

明符剖符大邑千里重任

剖符解見

舉止進退其可

輕乎太守不聽遂便升車章前拔佩刀絕馬鞅於是

乃止及憲被誅公卿以下多以交關得罪太守幸免

以此重章舉子廉六遷為五官中郎將延平元年為

光祿勳永初元年代魏霸為太常其冬代尹勤為司

空是時中常侍鄭眾蔡倫等皆乘執豫政章數進直

言初和帝崩鄧太后以皇子勝有痼疾

痼猶瘵也

不可奉

承宗廟貪殤帝孩抱養為己子故立之以勝為平原

王及殤帝崩羣臣以勝疾非痼意咸歸之太后以前

既不立，恐後為怨，乃立和帝。兄清河孝王子祐，是為

安帝。○劉放曰：案安帝名祚，此作祐。字之誤也。見說文，亦作祐。章以衆心不附，遂

密謀閉宮門，誅車騎將軍鄧騭兄弟及鄭衆、蔡倫、劫

尚書廢太后於南宮，封帝為遠國王。遙遠之國也。而立平

原王，事覺，勝策免，章自殺，家無餘財。諸子易衣而出，

并日而食。

論曰：孔子稱一與立未可與權。論語載孔子之詞也。立謂立功立事也。

權也者，反常也。公羊傳曰：權者何？權者，反乎經，然後有善也。將從反常

之事，必資非常之會。會際也。使夫舉無違妄，志行名全。

周章身非負圖之託。武帝欲立昭帝為太子，乃德乏

萬夫之望。詩云：顯顯昂昂，萬夫之望。王無絕天之望，地有既安之

執。書曰：紂自絕於天，結怨於人也。而創慮於難圖，希功於理絕，不已

悖乎。悖逆也。如令君器易以下議，即斗筭必能叨天業。

則狂夫豎臣亦自奮矣。孟軻有言曰：有伊尹之心，則

可無伊尹之心，則篡矣。孟子曰：公孫丑問曰：伊尹放太甲於桐宮，人大悅。太甲賢

又反之人太悅，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故可放。歟？孟子答之此言。於戲！方來之人

戒之哉。

贊曰：朱定北州，激成寵尤，魴用降帑。帑，虜也。延感歸囚

鄭竇怨偶代相為仇

左傳曰怨偶曰仇

周章反道小智大謀

曰智小而謀大力而任重鮮不及矣

終

